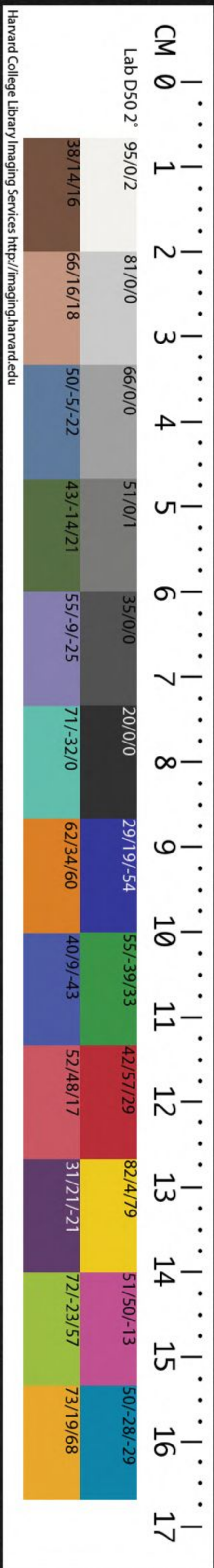


T693/4952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NOV 23 1965



春秋單合析義卷之九

莊公下

紀國母越禮之甚罪在縱之者焉。

責莊公不能防閑以垂戒意作男女不相往來一

開此禁未有能遏淫亂之恣者故舊坊必不可廢

夏齊大災。

經紀伯國之災示王事也。

天火曰災齊桓勤兵遠畧故來告則書有謹天戒

恤民隱意。

齊人伐戎。

以攘外觀伯兵勢盛之一徵也。

至盟幽傳有攘彘狄之勢句戎在徐州最近齊魯

故先治之起繳當以得衆問收。

經戒姑息之政故于望國譏失刑焉。

全就天字看出不當肆來舜典易象呂刑周官等

語只爭得一個大字三宥原其情三赦赦其人皆

曰大則其火無可赦其情無可原一槩縱之便廢

天討虧國典不但便宜了惡人必致縱惡虐民豈

春秋卷之九

莊公下

惠王

三年

二十年

楚堵敖熊
韞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胡傳 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

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

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

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亾思歸唁其兄

而阻于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

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

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

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斷而况如莒乎婦

人從夫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奸宄不忍而良民反可忍耶故譏失刑乃刑期無刑之意宜發透後世有姑息一段亦要發

○肆皆 救刑開元 經譏失刑而善救兵所以息兵刑之端也

聖人重刑而尤惡失刑者欲刑期無刑也聖人重兵而仍取用兵者欲兵期無兵也

△肆皆 城楚丘倍二 經重大德大節而小惠非所論也

上以大德不以小惠故譏失刑以明治下畧小惠存大節故謹專封以正法周官周制

△肆皆 戰泓倍廿二 內外之兵刑蔽于小惠小名者也

俱妨大德 肆皆 刑丘襄八 經為政刑立坊兩嚴姑息之戒焉

周官三赦三宥周公立政立事俱發姑息之弊 肆皆 大鹵昭元 兵刑有常法不可開縱惡崇詐之端也

周官司刺掌赦宥書非不可肆也而刑法盡廢後世姑息之弊蓋由於此周詩六月美薄伐狄非不

可禦也而戰法盡改後世變詐之害皆啟於此

盟防 納幣 不言公 不待貶 內君之圖婚其忘仇可罪也

總是忘親一意議婚納幣分股斷之娶仇女奉染盛入先君之廟為無人心屈盟及親納二意只點

明總收二書法一諱詞一直諱諱公便以諱為貶若親自納幣是顯惡不待貶矣傳中讎字要貼娶

仇女說若槩講齊字則與盟柯矛盾矣 盟防 不言公 望國議婚仇女經特諱以貶之焉

只議婚一意大惡句及有人心句宜重發大夫抗公意亦不可遺

納幣 不待貶 內君親行娶仇之禮春秋直詞以見罪焉

親如齊納幣無人心矣 公至自齊 經志內君返國忘親之罪著矣

借納幣傳斷罪忘父仇而娶仇女以此告廟其心將何如此與他致不同

○祭叔聘 不言使

卷之九

拒奎核

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 凡天火日災 人火日火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借後二十七年盟幽 傳有攘夷狄之勢

惠王 二十四年 二十有一年 鄭厲公 突卒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胡傳 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爲厲公者按春秋突歸

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各書猶繫于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

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况子

儀雖乘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

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爲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惠王 二十有二年 鄭文公 捷元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省音

莊公二十一年

明義以正私交杜黨禍也。

只重內臣句發正人臣之義黨錮之禍熄句首尾
須透說蓋謂之內臣宜一心營職何可私交人君
而明此云云正見國家不可有私交之臣人臣不
可有私交之心私交弗禁黨與遂成左右耳目之
間無非壅蔽外諸侯有世朝衰內諸侯無外朝禮
祭伯無命而自朝魯故不言朝王遣大夫聘則有
之大夫無自行聘禮祭叔私來假言聘故不稱使
公觀社無書法

內君為不法之舉非所以示後觀也。
只是輕舉一意齊非天子魯非大夫亦只辨斷之
議全重不法無以為後嗣觀上發無悞諫意勿入
斷罪語舊分社不足觀祀不當會而未三句總結
之未融蓋天子祀上帝一段正解非故業句大抵
禮之所在即法之所在以此承前便為故業以此
示後便為後觀前後一串意齊棄太公句只輕引
起舊以非故業句屬齊大謬○社者諸侯祭土地
之常齊俗因祭社蒐軍寔以誇示威服聚人觀之
公托此名如齊炫車服以動齊女故穀梁曰尸女
寔圖婚非會祀也此意結中見之即不用亦可

胡傳肆青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昔
災肆赦易于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
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
日過失三宥日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
老耄三赦日蠢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
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
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
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益流于此故諸
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
于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誦
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
肆青而日大
肯議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觀社 刻棟莊廿四

內君之會祀崇侈皆違忠言者也

上曹劇非故業下御孫非其德兩傳原無悞諫意
文中只帶講

觀社 築臺莊卅一

經于內君有因會祀而譏之者有因遠役而責之者
天子祀上帝諸侯祀先公云云天子有靈臺諸侯
有時臺云云

公至自齊

經紀內君返國深謹其不法也。
借觀社斷案莊公以觀社為名而窺齊女誨淫色
亂寔基于此何以守土而治民故書至以危之
荆人聘 遂稱人

觀經所以進遠人而君當心聖人之心矣

全在聖人意上發不是與荆人看雖蠻蠻句描寫

聖人樂與一點公心與天地相似後世之君能以

其心為心即安邇服遠之道不外乎此此段須透

發若只就樂善翻弄猶未暢世類意輕點

荆聘 季子歸 聖人進髮而旌賢皆樂善之心也

左傳

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
使為工正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
之日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
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
後莫之與京其少也周史筮之遇觀之否
日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
有國乎不在此其在此與國陳衰此其昌乎
及陳之亾也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亾也
成子
得政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胡傳

微者名姓不登于史冊高偃齊之貴
大夫也曷為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

上樂與人為善見聖人之心以逆論起下樂道人

之善見聖人之情以耻論起

經嘉慕義而美志義逆與忌可弗計已

上不念其猾夏下不計其無命刑禮正權

荆聘 楚人伐鄭僖元

春秋于外變嘉其禮而謹其強也

俱是稱人

荆聘 次徑僖四 或連于節名陵出

聖人樂與人為善於進變序伯見矣

上以逆起下以專起

荆聘 完盟僖四

經兩進乎遠人以其慕義服義也

上稱人下通名氏

荆聘 鄭逃僖五

遠人而慕義可予諸侯而逃義可譏

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云云逃者匹

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云云春秋謹華夷

之辨春秋道名分尊天王各問起

荆聘 晉侯伐衛僖廿八 或楚人救衛同

其不言公諱與高侯盟也來議結婚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

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惠王 二十有三年 楚熊惲弑其兄堵敖代六年 立是為楚成王元年

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胡傳 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

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

計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

夏公如齊觀社

明此不為私交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為善與改過者皆聖心所樂予也

全在聖人意思上發不是與荆與衛下比亦不在

晉止着脚只就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為聖人

之意上見雖蠻夷而不念其前之不恭下見苟自

新則必令其後改轍之有由

荆聘 及狄盟僖三十二

經重中國諸侯之禮進其修于內而譏其行于變焉

朝聘中國諸侯云云盟會中國諸侯云云

荆聘 晉侯伐秦文四

聖心之樂與人者為善改過而已

大意與晉侯伐衛題同都在聖人心中說

荆聘 弗克納文十四

慕義與徙義皆聖心所樂予也

荆聘 滅齊宣十二

經待外變不以惡掩其善亦不以功掩其過

上樂與人為善下與人為善之德宏

荆聘 會奔昭廿 下易宋公伐制大意同

經原世類進修禮而賢守禮者焉

傾重世類止聖人樂與人為善聖人善善也長俱

有後世云云

胡傳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于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史記 成王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于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

之亂無侵中國

胡傳 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

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

聖心樂與善于慕義從義者進焉。俱樂與人為善稱人稱子俱是進之上不念其逆下不計其偽。

荆聘 入知以益來哀七 經嘉慕義彰改過皆不念其前非也。

春秋謹辨春秋諱君各問起不念其徇夏而遂進焉聖人樂與人為善不念其惡而進之聖人道大德宏後世云云明此云云

遇穀

內君期遇以圖婚兩侯于古矣。

王遇清盟扈二傳以簡禮失時對作古有遇禮云云諸侯十五云云若以遇提起倒失時邊則與盟扈無別矣

蕭叔朝公 無書法

經譏非所之朝維禮意也

穀齊地也句正是非所之案且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公字齊字甚有眼作文以為禮必當所論起重蕭叔朝非其所止故字緊承言不可受正以明其失正而撥亂二字即論必及于正之意殊無非魯

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徇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適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 見遇清盟 扈二傳

蕭叔朝公 蕭宋附 庸國

胡傳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覲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胡傳

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日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為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娶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

莊公二十三年

寔語亂對正說非治亂之亂就紊亂禮制上說有蕭之苟且簡畧野合不正則禮即從此而亂設有明禮者拒之不受即所以撥亂須紐禮上發

蕭叔 盟扈 莊廿三

經紀賓嘉之禮非所非時者皆譏焉

蕭叔 王所信廿八

經于修朝受朝者示撥亂正本意焉 俱是非所上責蕭示撥亂意下責王示正本意

蕭叔朝 白狄來襄十八

經于內外之朝以非地非人交責之焉

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穀何地也蕭在此朝乎發撥亂反正意德所不及君子不享其贄狄何人也讓受其朝乎發懲淫慝一內外意

丹桓宮楹 斥言桓宮

經志望國崇侈特罪其忘親焉

見刻桷傳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乃盛飾其宮誇示仇女故斥言桓宮楹柱也

盟扈 詳書 加遇穀同只照詳書書法

內君圖婚失時昧于義也

大義非指娶仇女蓋宗廟社稷為重則母言為輕

玩國不可以無儲貳。正謂莊圖婚失時，以致宗嗣不定。故曰不孝不必以仇女意。揮入大舜不告而娶，是孝子裁大義之案。公十四歲即位，三十七歲始娶。文姜制之也。兩時字相應，及時正是禮而義乃決斷以從禮者。收詳書。

內君婚冠之禮皆不得其時者也。

莊公三十六而娶，婚禮太緩。襄公十二而冠，冠禮太早。又有王莊失婚禮，襄合冠禮者不可從。

盟扈 鄭逃僖五

譏狗母命王命者以非大義也。
轍 刻桓宮楨 詳書于策斥言桓宮

內君崇侈以誇仇女，春秋誅其心焉。只主忘親斷罪，心術字重發，不念父仇而誇示仇女，何心術之不正也。蓋崇侈只是童心，于禮為小失，惟誇示仇女，乃有亂心而為廢人倫，悖天道之大惡。春秋謹禮于微，微字又從心術中挑出心術之微，不謹將不知禮為何物，無所不至也。垂鑒意，須重發收詳書，斥言桓宮是紀寔。逆女公至 志

內君親逆于仇國，故不以爲常而志之也。

不正其親逆于齊，句最重。常事要挑剔，比合禮之常，不志此特志者，以忘仇之罪大也。

內君娶仇女，經詳詞以著罪也。

傳意有三：不書至，謂仇人之女宗廟必不受一也。婚姻以正始爲先，夫人不與莊同至，二也。婚姻以及時爲貴，越禮踰時三也。作文須用三意，明白，終可收詳書書法。

觀用幣 日觀 詳書

經不以公禮假仇女，尤示正始之意焉。

重所見非人作，正始之道，軍屬下段只帶在後。舊以所見非人所將非物，分股俱責公，蓋用幣是公使也。懼用楹刻楨，無以悅夫人，又使大夫與宗婦觀用幣，加乎先王之禮，重之以奢僭。夫婦之際，正始之道，豈有始不正而終克正者乎。大夫宗婦是兩人，宗婦同宗大夫之婦，幣是大夫該用。今宗婦執之，男女同贊矣。此正莊公誇示仇女處，娶不當娶之人，行不當行之禮，以明示百官皆失正始之道，而亂所從生也。娶女一事，凡十四見，故曰詳書。

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爲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爲後戒也。

惠王 二十有四年 曹僖公 七年 赤元年

春王正月刻桓宮楨

胡傳 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楨，爲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楨，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爲大惡，何也。桓公見殺於齊。

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爲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于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於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爲後鑒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胡傳 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之常也。親迎於齊也，或曰常事不志，歲事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社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

莊公二十四年

內君崇侈以致戾當慎其所感也。

公娶仇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

春秋大居正而于不能君者示戒焉。

就羈出赤歸見羈之制在戎就制在戎想見羈平

日不能明而斷何緣而起正責他不明不斷也歸

者易詞作事定皆者亦自應不書爵而羈亦然也

即嗣君之見逐居正之戒昭矣。

書法只以國氏而不書爵制在戎三字極重世子

居正憑一國寵靈何至為他人所制足見微弱之

甚曰何緣而起非罪其不能禦于臨事以其不能

備服于平時也國儲君副三句極有感慨須玩。

赤歸歸是事實

即庶孽得國之易可為居正者戒矣。

全在歸易詞上顯出曹羈微弱重居正之戒作。

郭公

即小國之致亡而知君道貴斷矣。

重在不能行其所知上只借郭黶綴須推開發帝

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于親迎異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胡傳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

襄公之夫人者不順之辭以宗廟為

弗受也皆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

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弒

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

時俟仇人之如薦舍于宗廟以成好合卒

使宗嗣不立弒逆相仍幾至亾國故春秋

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胡傳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日見私事日

覲見夫人禮也曷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

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

也覲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

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

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

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胡傳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

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為戎所

逐爾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辭也宋人執

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

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

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

王用舍不可乖方意知之便要行知而不行適生

君子之心長小人之焰耳

經于命臣修禮而循例以字之焉。

寄盟蔑傳列國命大夫例稱字句在例字上發常

者道之正女氏也叔字也作文只說命大夫便當

稱字勿露尊王字為高然既以命卿故字即以尊

王言亦可諸侯之大夫天子賜之邑使之歸國則

書氏書字春秋止有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齊晉

無命大夫蓋強大而專命耳

鼓用牲于社書

望國強矣非禮忽天甚矣。

以修省立說社陰神日食陰勝陽也鼓有聲舉陽

聲以壓陰氣天子尊故伐鼓于社以責神諸侯卑

故伐鼓于朝以自責不敢責神且明不敢僭天子

也知社有常期故用牲備物救災推臨時將敬故

止用幣今不鼓朝而鼓社則非地是責神借也不

用幣而用牲則非物是媚神語也總見魯無恐懼

修省之實玩又字宜重鼓社而用牲申講為是

伯姬歸于杞書歸不言逆

小國失親迎之禮經書歸以寓意焉禮之失謂失親迎之禮非責其不使卿也即使卿亦是不禮但非卿則微者例不當書耳婚姻常事不書故書歸為志失不言逆只點起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經于望國再災而譏其失禮焉凡天灾有幣無牲非日用之皆不鼓古人遇水旱必側身修行為本况于社于門非所以致水灾者自古豈有伐鼓用牲救水災之禮乎社若感比年大水日食為陰盛陽微之極能謹内外之防嚴夫婦之別禍猶可息既無修省寔心又且禮支謬是本末胥失曾所以亂也

即貴戚之修好而私交見矣桓莊之世上而周近而齊有來聘者魯無報謝之禮而女叔一來季友旋往蓋出于季友原仲之私情矣此大夫出聘之始與無命私行者不同

饋 伐戎至 內君舉攘外之師而戎患可知矣舊借伐徐反照以孤征久役故書至作但不若王

戎患有據說戎須如傳合兵句映帶徐出來必戎與徐云云亦料想語勿着是

內伐不致諒其必安之勢也按書云云只明公親行事寔穆王之時徐僭稱王而魯伯禽征之故云徐為魯患舊矣提起大意只在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二句時勢宜申講不致無可致也只至齊伯可恃勿兼言宋然傳中亦無予意只描寫臣子愛君之情或云無危只在齊人同會上說役不淹時見非去國之父原並說不得

純 會洮 內君之出以溺愛禮所禁也非事非民事也禮字在過愛上論不指非事言觀惟不節之以禮云云可見傳意重謹禮上非事只起下特字耳愛其女之過二句最要發揮

盟幽 特書同 經紀伯信之協見得眾之盛也書同不止一鄭當時惟鄭尚貳鄭同其他可知而眾之授不干桓而誰往哉此正穀梁所謂至是而後授之諸侯也此杏傳曰戴前幽曰與此曰授乃

國儲君嗣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居正之戒

郭公

胡傳 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為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凶也攻其時與事謂之郭公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謂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凶郭者郭自凶爾

惠王 二十有五年 是年夏衛 八年 惠公朔卒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主隱公元年盟茂傳 列國命大夫例稱字

穀梁 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胡傳 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於社何以書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相伯三個關節要看分曉作文重講鄭服而以得
衆贊之講鄭服要本伯勢強盛來鄭畏勢故服非
鄭服乃有此勢也書同而曰特書者見鄭雖一人
實關係桓伯全局非小可也有無限慶幸意但不
宜用心服字面

盟幽 會救鄭莊廿八

勢成事見伯王之得志天下非偶也
上是勢成而盟非盟而後勢成也且是伯中國亦
不是安中國與下傳原不相配如出來權以安攘
之事勢總論起後就服貳貳二比發明不必強
粘安攘上繳云雖其事今尚未見而勢固已浸盛
矣下繳云彼其勢向固已盛而事則至今日見矣

△盟幽 盟貫 僖二

兩觀伯信其得眾與結遠可予也
舊至勢成義著作但安攘之勢高一層如何相配
倘出宜在鄭貳于齊江黃服于楚上生議論重眾
字遠字勢盛慮周講在盟前上云視他盟為愈下
云許是盟須說出二盟大關係處

○盟幽 盟召陵 僖四

伯至服貳柔遠之事其成效皆可嘉也

上以鄭服勢說起倒齊得殺下以完服義說起倒
齊柔楚二盟是內服外帖之終事一曰視他盟為
愈一曰于斯為盛穀梁楊子

○盟幽 盟葵丘 僖九

伯事之成勢與志有足徵者焉
同盟之例有惡反覆有諸侯同欲幽之盟伯勢曰
盛而鄭伯畏服非不得已而從蓋同欲也穀梁謂
授之諸侯再言之例有惡之大有美之大葵丘之
盟王禁大明而諸侯咸喻不待牲歆而信蓋美之
大也孟子謂葵丘為盛故特書同再言葵丘

盟幽 盟新城 文十四

春秋樂人心之從伯故皆志其信之協焉
諸侯之從齊與否伯業成敗所係故幽之盟志諸
侯同欲也而書同諸侯之外楚與否周室隆替彼
關故新城之盟見諸侯同外楚也而書同上只以
同欲字對下同外楚不用穀梁同尊周句

盟幽 盟幽 書救 九國救成七

謀信協由伯勢之盛恤患勤見發勢之張
前此鄭伯嘗貳云云至是齊桓云云有幸之意前
此晉遣上將云云此則其君云云有憂之意

伯姬歸于杞

胡傳 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姓名不
登于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夫
夫來逆各姓已登于史策足以志其失矣
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
歸者杞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

惠王 二十六年 衛懿公 九年 赤元年

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見下伐 徐傳

曹殺其大夫 此專殺大 夫之始

胡傳 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
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于天
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同
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于王
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于司寇無
王甚矣五霸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
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
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盟
會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
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
或子聖人之大用也明此
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宋序齊 上至兵

胡傳 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
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

盟幽 馬陵成七

人心協而見伯勢之盛伯信勤而知楚勢之張。

△盟幽 蕭魚襄十一

經于得眾服貳者而見其勢之盛心之誠焉。

△盟幽 隨費定十二

人心協而見伯業之成強都萃而見聖化之兆

友如陳 無貶

不貶內臣私交 正本意也。

通季友之私行在直書葬原仲上當時季友如陳

未必不請于公但葬原仲是私事即有命亦私耳

臣無境外之交况私事出境乎此題以正本意作

主緊擒著效發見私交已成個通例了未流可知

應上表不正每季子莒高乃祭伯董之末流也

友如陳 盟蜀成二

不貶私交外交 正本始意也。

上無譏以著效下不諱以從同但下乃從同以見

貶非以盟蜀為盟齊之流弊而專貶齊也似難比

冬杞伯姬來 來而必書

內女不當來而來經所以致嚴也。

重違禮斷罪男女往來句要重看春方會洮冬又

卷之九

九

推奎樓

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惠王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魯地洮 音陶

胡傳 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

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

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典訓亾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衣裳之 會五

胡傳 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于大

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

也前此鄭伯嘗貳于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

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于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

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為愈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傳 非禮也原仲 季友之舊也

莊公二十七年

歸魯非歲一歸寧之義矣故必書以譏之

伯姬來 莒慶逆

兩觀經所書而明禮辨分之意見矣

男女之際尊卑之別只重書上

莒慶逆 稱字 書

經別所稱以辨分尤示謹禮意焉。

將稱字辨其為大夫自逆挑起見以諸侯嫁女子

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至之而公何以自主重斷

其非禮發原是一意不宜兩平亦不宜兩層

杞伯朝 杞始稱伯

小國修禮于內失正家之道矣

杞伯不能制伯姬來朝以致之界弱甚矣

○會城濮

按王命于伯好而知不可抗矣

以命齊討衛敘事成文隱隱見伐衛之不可抗或至天命天討對作見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曠舉起處叙明會魯以謀討後畧繳衛不可抗意。公會城濮。踐土倍廿八。王命加于二伯皆所以待有功也。上召伯錫命齊桓為侯仲下尹氏策命晉文為侯

伯皆因其有功而錫之者也。

與國抗命而亟戰經本其志以罪之焉。

說齊奉命不是予齊特起衛當服罪耳重逆命上

伯不可拒正以其奉命也以衛及見其志戰書曰

見其亟戰書法雖有二段定無二層非謂亟戰之

罪又浮于定日而戰也當時即約日而戰罪可滅

乎混作總收為是聖人之情自尊王上說與他傳

息爭不同須知立類是衛惠事此時懿公方立但

王命所加必無抗違之理耳

○齊人伐衛

伯討出于王命而知其不可抗矣。

賜齊侯命命之為侯伯也此句輕下奉王命命字

乃伐衛之命也只要描寫衛當服罪意傳原無予

齊語亦無書法然奉命以討罪只一意不可分當

時取賂而還宜作結。

伐衛戰 會救鄭莊廿八

逆王命而抗伯者可罪抑外橫而恤患者可予。

伯主討罪經責乎抗之者強國違念經責乎挫之者。

胡傳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人臣之

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

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內諸侯

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

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

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

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春秋深貶

王臣以明始亂衛書諸國大夫而無譏

焉則以著其效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冬杞伯姬來

胡傳 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

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

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

來而必書春秋于男

如往來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胡傳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

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

女于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附左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

不克蘇子奉子頹奔衛衛師伐周立子頹

王處于櫟鄭伯將王自闔門入殺王子頹

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

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惠王二十有八年

莊公二十七年

逆王命昧王事俱以受伐為主而書及倒責衛晉

上請歸司寇可也惠徵康叔亦可也何亟與戰下

引咎修詞可也上告下訴亦可也何遽與戰

伐衛及戰 柏舉定四

兩紀交兵罪其抗王命者予其達王命者

上以齊奉王命而討罪起倒罪衛抗伯討下以晉

雍王命而墮功起倒予吳成伯功

荆伐鄭會救鄭以州寧 書救

外暴肆而伯救與安攘之事見矣

細玩此傳二書法當以狄楚善齊並提于前隨各

繳書法倒安攘之事發然安攘從齊桓王兵說來

蓋桓圖伯志存安攘今救鄭屬其王張則安攘之

義見諸行事矣桓公王兵是事實不是夫子序桓

為王將卑師少只解稱人之非貶不必用時文多

以楚無故伐鄭為陵暴提起倒桓得救恤之義作

就于義中講安攘之事見意只收書救書法亦可

蓋此時病中國者無如楚中國與楚必爭者無如

鄭不攘其所罷病而安其所必爭則天下服桓之

桓外暴而赴援見當年之勝事矣。

荆伐鄭 以州舉

盛兵虐貳經所以狄之也。無故以師六百乘句重看此正凌弱暴寡處。作文雖單主責楚亦須含桓安攘之事于此可見意。

會救鄭 書救

伯兵舉于恤患而事以義見矣。

救患恤隣繫根鄭人將奔桐丘而楚師夜遁發桓公王兵句亦不可忽見得撥縱在手以此存恤無夏不庇以此撻伐無敵不摧也義字事字要透發。

救鄭 聶比僖元

節兵而急于恤患可予盛兵而急于恤患可譏。

救鄭 盟貫僖二

事見義著伯王之安攘偉矣。

總以安攘為王荆楚之暴橫方張然節制之兵一動而內安外攘有餘威焉前此北杏之謀畫于幽之籌度其見之行矣荆南之險阻方固然同好之約一要而扼吭拊背有成算焉後此陘亭之文告名陵之盟禮已著于此矣。

會救鄭 盟葵丘僖九

春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胡傳

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

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微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經紀兵信見伯王安攘之功與翼戴之事焉。

安攘之事見翼戴之事信。

會救鄭 教救徐僖十五

兩觀伯王救兵安攘之勤怠異矣。

上安攘之事見下安攘之志怠要見始終兩截意。

桓公至兵謂至其謀也勿誤以親往不親往對。

加荆伐鄭 楚人伐徐 各以楚暴起上用無故字下用遠字。

荆伐會救 楚伐遂會救文九

兩紀外暴伯事之得失互見矣。

以子元范山起一有不忘襲仇之說一有北方可圖之言桓公能救急恤隣趙盾不能折衝消患兩傳皆有無故字。

荆伐會救 嬰齊伐九國救成七

經惡外暴而深善兩伯之安攘焉。

上子元純門之師下子重于汜之師俱有安攘句。

上桓公至兵下晉景親行。

會救鄭 九國救成七

因外却見伯事之始因內勤見變勢之張。

各以楚暴起上于仗義下于勤義。

夏四月丁未邾子瑱卒。

秋荆伐鄭。

楚成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傳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

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于未亾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忌襲讐我反忌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胡傳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

內役興于時。非人君之心也。全在不視歲三字。寫他與民漠不相聞之心。不必為意。須串說。周禮荒政十二。四曰弛禁。謂息徒役。則于所當為且弛矣。况不必為乎。邑而書築。是事寔其志。是書法。非人君之心。字須切發。前無水旱之女。而曰歲凶。自下文大無告糴。料出郿邑也。其經營之勞。當十倍于臺面。亦須切發。玩傳創作邑。創字是特立祖宗之所未有矣。故曰不必為。

築郿 告糴莊廿八
役民非時。無人君之心。急病無膏。失大臣之道。民勤于力。則工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人。君之心。大臣之道。要發或以務本治實合。築郿傳無務本意。即以實心實政對亦欠工。

築郿 新作南門。僮二十。兩譏輕用民力者。以其不必為。不當為也。止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輕用民力于所不必為。下言作者創始也。輕用民力于所不當為。

大無麥禾 歲杪而書曰大無 奸書告糴不

經志國用之竭。戒君不敦本也。魯未水旱。忽無麥禾。故不書于夏秋。而書于冬。見非天災使然。乃費用浸廣。所致至歲杪會計而知之。玩然後知三字。形容奢侈。人不計盈縮。忽然告匱。光景公之大病。全在崇飾無度。其虛竭非不足于人。乃不足于出也。不敦本。即指後肆說。不必說及務農重穀。開財源等語。此麥禾。乃倉廩所藏者。故傳中丟却歲凶。只罪公肆侈。若君享國有九年之積。即凶荒不能為害也。務本垂戒。意要發。

大無 告糴莊廿八
君崇侈而臣治名。不知本與實也。主君臣合作。上重侈。與本字反。下重名。與寔字反。

大無 大有年宣十六
紀國計之豐歉。按其故而可怪焉。在大無大有二字取巧。上忽然而歉。不覺其至此。下忽然而豐。不意其至此。題意上順下逆。須要善對人事之失。天道之異。

大無 盟戲襄九 加告糴蕭魚同
內君昧養民之本。可譏。伯臣明制敵之法。可予。

也。故以州舉。秋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公王兵。獲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郿

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

胡傳 則書築臺。則書築園。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麥禾

胡傳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于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比大無

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常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為知務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語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各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

請如齊。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遇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放於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

莊公務未不務本下書告羅以病之知整勞心不勞力下書蕭魚以美之。

大無 平丘昭十三

內君忽養民之本可譏伯國失服貳之道可貶。俱有宮室臺榭句。下書滅孫云云。下文所貶云云。

○告羅 不言如齊告羅而曰告羅于齊

事急而市名失大臣之實矣。

其情急急字。即急病急字。情即請往告羅之情。蓋文仲但知急病云云。是了當國任事之名不知平時務農使民不至于病方是大臣任國事之定見。名不見寔便是蔽蔽者。原心而論心蔽于名自然不暇治寔。國家事為此一念不知壞了多少。春秋循名責寔。故不以為功。而以為罪。大臣二字重看。辰也備卿。故責之。魯人悅之。是蔽在通國也。

○告羅 六月雨倍三

大臣急得患之名可譏賢君得子民之道可予。

上辰不能務農重穀云云。下倍能務農重穀云云。

告羅 伐山戎莊三十

經重本實於治民微功者譏焉。文仲以急讓治名。春秋意在務農重穀。節用愛人。

齊桓以闢遠徼功。春秋意在強本治內。柔服遠人。

告羅 遂乞師僖廿六

望國資兵食于人。經著君臣之罪焉。

辰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而借食于鄰。非大臣任國事之實。僖不能省德自反。深思計安。而借兵于外。非人君安社稷之義。

告羅 盟戲襄九

治名而紆患者。可罪。勞心以做外者。可美。

以治名不治實。勞心不勞力對。

告羅 歸粟于蔡定五

觀紆患與施惠者。治名昧義之失見矣。

文仲忘實政而治虛名。諸侯施小惠而忘大義。

執△新延廐。書

悉民力于非時。君亦不視所勤矣。

重時細上。傳中勤字。乃急急不暇之意。視民勤。視字要自君心上看。傳首問起。下引屈宜白一段。重時細舉。羸引穀梁一段。重時視民勤。故時字最重。

此乃勤食之時。禮凶年歲不登。馬不食穀。馳道不修。况新延廐乎。全要發用民力為已。悉意。悉字合築。鄩新廐。并大無。告羅看。

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羅。

胡傳 如齊則其辭緩。告羅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惠王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廐。

胡傳 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白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患。而顧益奢。此

所謂時。謂舉羸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九。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羅于齊。冬築廐。春新延廐。以齊用民力為已。悉意。悉字合加為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左傳 書時也。○王隱公七年城中丘傳

惠王二十有九年

莊公二十九年

經兩譏內役以其... 上重悉字... 財延廐時不可為胡為新之以屈宜白証闕宮以祀祖考泮宮以教子弟南門制不宜作胡為新之以閔子騫証。

強國之討小兵之奇者也。許自前幽以來未與會好今鄭侵之奉齊命也。自後許始從中國故書以志其奇照侵宋傳尤佳。

有蜚。經紀惡氣之應亦君有以感之也。蜚為惡臭物莊公娶淫女臭惡聞于四方故蜚至。

○城諸及防。經重役民即合時亦書也。主城中丘傳雖時亦書句亦要見凶荒之後而舉此役非人君之心矣。

師次于成。恤患而駐師內君之不勇甚矣。借次滑傳莊公畏齊師之盛不敢援鄭故佯為救。

鄭之虛名。○成魯地。

△降鄭。不書鄭降而曰降鄭。

抑逞強者明道義也。

全在聖人意思上做道義事功正王伯之辨須重發降者脅服之詞一句便看得伯者急事功的心事出微乎微句亦有味見氣微之鄭不得已而降不足責也薄責鄭正以專責齊鄭特一附庸降之何以為急事功蓋伯者謂撫綏之道既遲緩而難俟茶壽之慘又深諱而不居故不以兵加其國但遙以聲勢恐喝他來降使遠近知齊勢之強不待加兵能脅服人心如此則人人震怖無敢携二而事功可成此之謂急事功非王者之道義也故曰五伯云云作文全重此發意。

降鄭。伐山戎莊三十。

伯主脅小而畧遠急功好功之心也。

伯者急事功春秋示扶弱抑強之法以明道義伯者勤遠畧春秋示強本柔遠之意以戒困民力全在聖人意思立論不重斷罪。

降鄭。城楚丘倍二。

經明道義于凌小封國示意焉。

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

穀梁。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鄭而不能。能也不言公耻不能救鄭也。

秋七月齊人降鄭。

胡傳。降者脇服之詞前書鄭降于齊師意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脇使降附不書鄭降而曰降鄭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鄭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凌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見隱公四年遇清傳。

左傳。謀伐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人伐山戎。

史記。山戎伐燕燕人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刺令支登卑耳之山斬孤竹而南歸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脩召公之業納貢於周。

韓非子。管仲隰朋從伐孤竹春往冬還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師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伊。

莊公三十年。

俱以道義作斷上事功下功利有別

遇魯濟

內外托遇以謀遠。經惡其簡禮焉。齊以山戎故謀于魯。魯以伐山戎故為齊謀。謂不期可乎。須將遇清傳。自比不期。旬發。出無禮。方妙。

伐山戎

正畧遠者以法為好功者戒也。

病燕禍貢伯。王豈得不管。但救燕通貢足矣。何須。荆令支斬。深入不毛之地。乎若不抑。而稱人。後世喜功好殺者。何所止。傳意是借齊垂戒。要看好武功好字。此務兵于遠者。多起于好功。王者知畧遠之必困民。故惟強本治內。而遠人自服。此便是文德之修。王法乃王者禦狄常法。此意宜早點。破然則伐楚一段。正足不可。勤兵務遠之意。觀其退師名。不務交兵。則亦未嘗勞中國。而困吾民。故可羨耳。非便以伐楚為能修文德也。責齊處只一遠字。遠則非王者常法。故正其罪。

伐山戎

畧遠與專封。皆王法之所禁也。

須知聖人非刻意貶桓王法。自應如此。兩邊王法。

有水乃掘地遂得水

胡傳

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與大眾。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攻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遠人之意矣

惠王十四年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胡傳

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借凶。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莊公三十一年

一指強本治內。一指明道正義。上無文德而有武功。以伐楚昭。下施小惠。而踰大節。以城邢。昭。

伐山戎

兩紀伯兵而遠畧專征皆譏也

上以通燕貢。問起下以徵楚貢。問起地伐南征。是確對。須以強本治內。柔服遠人。意總發一段于後。

伐山戎

兵節而勤于略。遠可讓兵強而慎于討。貳可予。

伐山戎

二山兵加戎狄皆不務德者也

上不修文德而好武功。下莫知省德。專尚威力。

伐山戎

經不以武功予二國。皆以崇文德也。

治襄八貞。伐鄭。傳植好武功。而不修文德。鄭無文德。而有武功。上強本治內。所以服遠。下任賢明政。所以保國。

伐山戎

經于待變。抑其略。遠譏其納遠焉。

王者尚文德而不觀兵。桓何為山戎而勤之。兵君子德不及。不享其贊。襄何於白狄而受其朝。

春秋左傳卷之九

邑全卷

經紀攘外之兵有譏其略遠者有譏其變法者
勤兵譏以王法崇詐責以王師俱有垂戒後世意

伐山戎 荀吳伐鮮虞昭十五
經兩紀兵有示柔遠之意有示禦狄之略

譏桓者以好武功不修文德也見治內服外之意
怨吳者以正兵加敵不納叛人也見用兵禦狄之

略上與伐楚異下與滅潞甲異
略遠與化強皆不可無文武也

上武功無文德下文事有武備
年△築即書

經于望國遠役而深責其厲民焉
不緣占候便是厲民自樂何以知其不緣占候以

去國于遠知之若占候則不當法國中矣要知候
天地候四時察其災祥寒暑之變無非為民如此

講便照得厲民意自樂同樂要發透
築即 獻捷

經兩紀事譏內君之厲民抑伯王之矜功
非馮相氏辨叙保章氏志變特為遊觀以自樂耳

非司徒氏致民司馬氏致節特侈師武以耀人耳
女王經始靈臺僖公在泮獻賦

三築臺 三不雨僖三
亟于勞民者可譏勤于憂民者百交

厲民自樂從為遊觀之所發與民同樂從有志平
民發為字志字要繫于即于薛于秦何以書著厲

民也冬不雨春不雨夏不雨何以歷書著勤民也
築臺 六月雨僖三

君道在同民二君之樂有得失焉
厲民自樂與民同樂各發意而泛論之蓋下傳無

予傳明文不可着實講只于兩字上虛翻方得
築臺 毀泉臺文十六

經讖內役興華厲民忘親之失胥見矣
以仁人孝子立說

築即 不雨至七月文十
憂樂不與民同二君不君矣

三築 三蒐昭八
興役于遠者可責講武而專者可譏
上示民力之當重下示軍政之當立

築薛 同築即

胡傳 軍獲日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
於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
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
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
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
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秋築臺于秦 魯地

冬不雨

惠王十三年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穀齊地管仲私邑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見隱公四年遇清
傳五年邾鄭伐傳

左傳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
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子牙慶父之同母
弟僖叔也是為叔孫氏

左傳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
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圍人犖自墻外
與之戲于般怒使鞭之公曰不與殺之是

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公疾問
後於季友對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

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
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

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成季使以君命
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醜之日飲此

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
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胡傳 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
刺者公羊以為善之也季子殺母兄

獻戎捷 書來獻

經抑伯王之矜功為慮遠矣。躬來誇示，全是侈心。所使侈心一動，則必貪近利。于目前，忘禍機于事後。齊本以獻捷誇魯，非真獻也。聖人故意書獻以抑之，所以沮後世外微生事之心。作文須本躬來誇示，摹寫他好武功，方與上傳有別。亦須句句從獻捷上，挽歸伐戎之失。

經兩有特詞，示貪功貪利之戒也。厚者下奉上之詞，其曰公者，猶下執之詞。

獻捷 宜申獻德。廿一。 幽紀外傳以抑詞諱詞著罪焉。 誇示者，齊之意。春秋書獻抑其不當略遠。魯魯者，楚之意。春秋不書宋，諱其不能拒楚。俱書法上發。

知經之抑矜功，貶專功，可以權後事矣。 後世有不賞邊功云云，後世有交歡邊境云云。 獻捷 黃父，昭廿五。 功出畧遠者，不足矜功。在勤王者，不足異。 後世宰臣云云，得經意矣。後世有以濫賞云云，失。

此義矣。

獻捷 用田賦哀十二

春秋抑外而譏內，可通兵賦之意，于不窮矣。

上邊功不可賞，則中不耗于外，下國本不可削。則農不苦于征，此借後人意思，証作傳之旨。不在本傳上寔說。後世宰臣云云，得春秋抑戎捷之意。近世議弛商賈云云，知先省國用之意。二意字尤重。

築奏 望國厲民已甚，撫事者有餘悲焉。 一歲三築，厲民甚矣。故書秦魯地。

冬不雨 經紀恒暘之變，亦不視民所勤矣。 一歲三築，豈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閉之深也。借三不雨傳。

城小穀 為管仲也。小穀管仲私邑。 內後不以時興，非人君之心已。 莊江築迭興，又城此于農事方急之日，勞民甚矣。 故書借中丘傳作。

經以常禮序諸侯，尤惡其期遇焉。

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曷不為直誅而醜之，使託若以疾，然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胡傳 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傳 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共仲使圍人犇賊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子慶父如齊

胡傳 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於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于一人，可知矣。

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于路寢，慶父如齊，以見其出人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邢姬姓周

春秋卷之九 終

宋序齊上以國小大從禮之常也借知鄭伐宋傳起即倒遇清傳簡禮作齊為荆伐鄭故請會諸侯宋請先見故遇謂之不期可乎收以尊及與書法慶父如齊日如齊

即逆臣越境之安而委權之失見矣

從出入自如上京莊縱權要發垂戒意慶父弑般季友奔陳國人不與故俱而如齊蓋因閔公之立告於伯主以為自托之計寔非奔也故春秋不書奔而書如亦是紀寔然即此便見得出入自如云云出入自如四字要舉寫

狄伐邢

即外兵肆虐恤患之義宜急矣主救邢傳發意邢周公之裔何犯于狄而來伐占其勢之橫矣救曷可緩哉

補遺備閱

莊公下

入蔡。荆聘廿三柏舉。入郢定四。聖人待人不以逆而廢其順不以善而掩其惡也。上不以惡掩善進退之法聖心似天地體此可以治遠邇下不以善掩惡命討之權聖心無毀譽明此可以司賞罰。

荆聘。季子本。閔元次陘信四柏舉定四

聖心樂與善每因事而與之焉。

荆慕義季安國桓柔楚吳從蔡皆是善處故聖人皆樂與之。

盟扈。楚鄭侵衛成二

內外婚冠之禮皆失時也。

下主左傳蔡許二君弱楚子皆強冠之為失禮

鞅。盟幽。雞澤襄三

經兩紀信有見伯主之得衆有見諸侯之病外者。

上以得鄭見同欲下以病楚見同欲故盟皆書同

鞅。荆伐救鄭。侵衛會蜀成二

經於外暴之肆因善恤患罪貽辱者焉。

上子元純門之師桓公下子重陽橋之役行父

春秋左傳卷之九

莊公下補遺

Vertical columns of faint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or secondary commentary,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莊, 公, 下, 補, 遺.

耕 伐山戎。伐宋圍緡倍廿三

卷之九

十九

括全機

畧遠之與殘夏曲解之而不得者也。

伐山戎 滅舒蓼宣八

經於遠畧而示治內之意于近迫而示攘外之謀。

伐山戎 獻捷 伐鄭缺救宣八

治彘獨夏者皆以屬詞見罪焉。

伐宋稱人予節兵也。伐山戎亦稱人。安知非將界

師少乎。以下稱齊侯知之。四年稱爵望討賊也。九

年亦稱爵。豈與之乎。以下書救鄭知之。

伐山戎 滅陸渾昭十七

經兩紀兵有譏畧遠而怨靖華者焉。

伐山戎 黃池哀十三

經紀兵好。有示強本治內之意。有示治內禦外之道。

年 慶父如 戊辰即位定元

經紀去國與嗣位而示謹權定本之意焉。

上臣無所制。謹大權下君有所制。重大本俱有齊

佚事。可作証。俱重垂戒上發。

春秋單合析義卷之十

閔中 林挺秀圖南 遺編

男方華子珍 全增刪

弟雲銘西仲鑒定

弟挺俊岱江 李維馨德樹

弟雲銘西仲鑒定 謝人驥叶問

閔公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

經畧國君嗣位正大倫也。

子般薨之太子雖非嫡子而受命于父。般既見弑。

當以莊公諸子之長者請于王立之。今拔幼子而

授以國。其立非正。故不書即位。只自聖人正倫意

思發。當時慶父夫人為政。故內無所承。不告是責

魯臣子。閔二歲不宜加貶。且周禮童子侯不朝。王

不遣使是不告喪之驗。

○救邢 書救

經善伯救仁天下之情見矣。

聖人之情在仁民。救以息兵。善救是兵。期無兵。正

重兵之意。作文只說聖人之情。透則救邢之善。自

見此傳通一經之救論。下即罪不救與救不力者。

春秋卷之十

宋胡安國傳

附纂三傳諸書

閔公

公名啟元莊公子九 歲即位 在位二年

元年

曹昭公 班元年

春王正月

胡傳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

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

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按周制

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未有諸侯之

薨而不告于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

國之喪禮。泄其禁令。序其事。未有諸侯之

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

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

閔公元年

邑查發

以發明耳書法只書救稱人只辨其非貶不重。

○救刑 季子歸閣二

善救而旌賢聖人之情見矣。兵雖重事不論于救奔雖可恥不掩其賢俱有聖人之情見句須知有桓之救可以安天下有季之賢可以安一國故聖人樂與之。

○救刑 聶北救僖元

聖人善救兵而罪緩師情皆可見矣。俱有聖人之情見句都就書法上虛描為佳兵固不可輕用然非所論于救師固利用然非所用于救總來只是情急于恤患節兵盛兵略點。

△救刑 城刑 僖元

經兩子伯救即用兵專命不計也。上恤小下存小雖民命當重非所論于救故善之雖王命當稟非所論于刑故美之。

△救刑 盟貫信三

經于恤患與謀義者皆殊其常念焉。兵者聖人所重而恤患則褒盟者聖人所惡而結遠則予。

救刑 伐黃 僖十一

命于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齊人救邢

左傳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豈安醜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胡傳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

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傳 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季子來歸

胡傳 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日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于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耻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耻。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

即內臣之見思賢可知矣。魯國方危。內賊未討。要說得危疑鄭重。當此時思得季子以安社稷。皇皇請于齊。非賢焉致是乎。曰國人見得心。公曰安社稷。見得倚重。作文洵從盟上見思從思上見賢。非因其賢而思之請之也。生而有孫等語。不必用。出奔宗親等語。亦不可。漏人落姑。沙隨。襄廿二。信講于復賢。臣可予。好講于錮世。臣可譏。○季子歸。日來歸。不書奔。不稱。經于內臣歸國。深致賢賢之意焉。此題近多以賢季子為主。描寫喜之之情。將各書。

法進收網玩傳開口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云云只起不書奔之故總結以欲沒其恥云云後又以聖人樂與之情發一段似說完了復提不書公子見季友云云即引虞周親九族厚本枝而尊賢與親親並著曰此義行而國不治春秋待來世之意如何將後半傳抹過則宜以旌賢為主恐累其賢既為他護恐掩其賢又為他表章聖人之情即樂與人為善之情待來世之意即親親尊賢之意始終一箇旌賢而以兩書法作二大支庶不失傳旨于者男子美稱季則其字諸侯兄弟例以字書不足異也

季子歸 仲孫來

賢好之靖難乘難于其來見之矣

須重討賊上友反而討賊以安社稷其來足喜湫不急于討賊而俟自斃其來何益

○季子歸 高子盟閔二

特筆旌二臣以魯難所由靖也

因閔公之請而歸國以安社稷桓公之命而平魯以定僖公魯之危而復安內仗季友外使高侯其功一也故皆稱子叔牙仲孫可形點

季子歸 敗莒僖元 下易敗散責秦穆

經于賢臣樂予其歸國備責其克敵焉

賢之深責之備皆友一人上有堯急親賢周庸且仲下有舜舞于文王因壘意

△季子歸 完盟僖四

靖難服義之臣皆經所深嘉也

稱季子通名氏

季子歸 躋禧公文二

經有不以親掩賢者有不以親害尊者

親可掩賢則親賢不急于堯且仲不庸于周矣親可害尊則神禹可先伯鯨周公可先成王矣

○季子歸 納萬文十四

靖難從義之臣皆因賢而諱之也

上諱取下諱過二諱字稱別友賢在見思上知其素行表著盾賢在弗克上見其臨時轉移上所爭者社稷之安危下所爭者長幼之廢立

△季子歸 哀奔文十四

靖難之賢繫身之智經所深嘉也

歸國靖難去國遠難上賢字下貴字宜體

季子歸 行父如宜元

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蓄納汗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嚚訟周厚本枝而庸且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在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冬齊仲孫來

左傳 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

日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

胡傳

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畧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弑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于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矣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讓之也

惠王十二年 是年冬 七年 衛蒧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閔公元年

經重靖難特褒貶夫內臣焉

行父季友之孫也中分後稍重行父不能承先上

○季子歸 華元歸成十五

兩紀歸國之臣著其賢與正焉

上為國人所思下為國人所與上去慶父也

下殺蕩山出魚石

季子歸 札聘 襄十九

經于賢臣有子其歸國靖亂貶其辭國生亂者

季子歸 會執昭元

經異詞以紀貴戚而賢賢尊尊之義見矣

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

親之故重賢而畧親特稱公子見陳侯非始封之

君弟兄族人不得以屬戚君重尊而畧親

○季子歸 宋公伐知昭十九

聖人賢善善之意皆隱顯其詞以見焉

俱有隱顯書法樂道善惡稱善善長惡惡短

○季子歸 會奔昭二十

經于歸國去國之臣有賢賢不緣親善善必論世者

上為賢者諱即舜隱惡揚善之意下善善也長即

舜與賞延于世之意稱子孫公孫皆特筆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胡傳 天子日禘諸侯日祫其禮皆合祭也

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

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

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

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

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

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

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然

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壞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

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官廟也一舉而三失

禮焉春秋之所謹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胡傳 按左氏初公傳奪卜齋田公不禁慶

以實書其日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

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

史克之頌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

存見弒之實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左傳 其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

之叔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

胡傳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

姜也莊公忌親釋怨無志于復讐春

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

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忌父子之

○季子歸 益來哀七

觀聖人諱與不諱之情可通乎德與權矣

賢而諱聰明此可以蓄納汙之德親不諱惡明此

可以操賞罰之權皆有聖人之情見句

仲孫來 直書齊仲孫來

伯國之省難其事使胥失矣

君臣聯講俱重不討慶父上君命臣以義方是禮

臣成君之義方是忠今來省難似矣問魯可取豈

有省難之心務寧魯難似矣俟其自斃豈有寧魯

之計幸魯秉周禮故善魯之謀無自而動不然齊

君臣所以甘心於魯者即在此一舉耳問魯可取

觀二臣之奉使拘命裁命之得失見矣

俱以君命說起倒重二子須彼此形講窺覘虛寔

桓有和心仲孫承之而侯魯斃卒使父稔惡閔再

閔公二年

邑之卷

鹿門築子申立○或云仲孫只是不能勸君急討
無狗命意宜就事君不以忠奉使能明義上議論

仲孫來 稟師閱二
經于省難遠奸者皆責其君臣之失焉

上君不能使以禮臣不能事以忠下君不能退以
道臣不能進以謀

○仲孫來 札聘襄廿九
禮樂存于望國足以動外臣之慕焉

至左傳周禮周樂合作文要就魯言與知禮知樂
不同重發制作之妙足以動人意仲孫來魯覘虛

實也乃入境觀禮遂歸語其君曰猶秉周禮未可
動也由支探本雖奸雄潛消其窺伺吳札來魯通

交好也乃請觀周樂遂踊躍而謝曰雖有他樂不
敢請已審音知理即異國亦動其低徊

○仲孫來 韓起聘昭二
惟禮可以為國兩感使臣之心焉

仲孫知魯未可動韓起知周所以與俱是周禮在
魯亦左傳合

年 遷陽
伯國用力以迫小春秋深責其不仁也

陽國各齊人逼徙之借遷宿傳收凡書遷不再貶
而罪自見書法

望國享親之俗經因事而誌其失焉
言吉 于莊公

雖云三失禮歸重在替上而以不時非所輕點二
比于後收書法亦以書禘另收言吉於莊公帶繳

見其得書於經之由然此皆夫人慶父所為勿罪
閔公○禘與禘皆合祭禘者禘其自出之帝給雖

合食不敢及所出之帝以諸侯不敢祖天子也魯
禘是上祀周公而推尊文王為所自出之帝文王

東向周公南向配之此成王伯禽賜受之過子孫
因襲亦非也於莊公是屈群廟之主以就食莊公

之寢是時莊尚未立廟故不曰莊宮也凡喪畢之
明春將致新主於廟廟之遠主當先祧因合祭以

審昭穆則喪畢且不遽行猶俟來春未畢乎在
莊宮且不可况莊公之寢乎

經於望國祀禮而見享親享帝之失焉
吉禘 四下知僖卅一

望國之戎祀皆三失禮者也

滅故叔牙之弑械成于前慶父之無君動
於後國人拳卜齒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關
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
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亾國其應不亦慘
乎春秋以復仇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
治之于未亂保之于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 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
使公子魚諸不詐哭而往 謚曰共仲

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繼 立孟孫氏

胡傳 公子出奔 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
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

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
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

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
惡貫盈而疾之者愈眾季子忠誠顯著而

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
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夫人不敢安

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奸此明為國者不知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

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眾因齊之
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

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
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

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
庸人宜易于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

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况於慶
父巨奸七百里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

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
物弘矣而以爲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

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
仇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

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之之道是以至
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永鑒也

閔公二年

僭天子在喪服非宮廟違天時易地利悖人理

孫和 稱孫 不去姓氏

經紀國母之行內君忘親之效著矣
哀姜與弒由莊公忘親所致降其罪於莊公要發
治未亂保未危意。馮猶龍曰降文姜也非降之
以責莊謂文姜殺夫哀姜殺子罪不同耳書法全
重屢書不諱上屢書雖指莊公忘親然孫和之
案全在此所謂攷其所書而義自見者也亦是一
見存以備參

孫和 會平丘 昭十三

經惡忘親崇後之事皆欲防其未然也
皆有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何孫和書法在前屢書
不諱平丘書法在下文所貶

慶父奔 書奔書

經於望國失賊端本以示戒焉
以失賊提破倒莊公忘親縱權斷罪失之於易則
難便不可圖失之於細則大即不可為惟使慶父
至兵日久則權在其手即李子亦不能遽奪之也
作文須照傳又字口氣串重縱權上垂鑒意要見
魯事已無及只得留為後人鑒耳

慶父奔 圍成至 定十二 上易高子盟全

得政之淺即聖賢不能成功也
賢臣執政未久故逆賊未討聖人得政未專故強
邑未服權之不可不藉如此見聖賢在人國能為
可用不能必其時之久而專意

高子盟 特稱子 不日齊侯使

奉使而善用權臣義之所以明也
惟明臣義故得奉使之宜串法為是所謂臣義只
是成君以德不道君廣地權是權柄之權其命高
子云云乃文定料想須說得活見平魯權出高子
非深明人臣之義將順君義者不能所以為賢故
稱子不稱使是當時無使僕來盟之事舊史據是
不稱非夫子削之

高子盟 盟首止 僖五

伯國之君臣皆有為義之功焉
人臣奉使之義在裁于治亂之間而成其德高子
至則平魯難定僖公晉人賴焉以為美談至於久
而不絕人臣處變之義在權于名分之中而當其
可桓公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一匡
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都在聖人大意上說

附左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
卜之日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
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則魯不昌及生
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季友
之繇乃事之而屬僖
公焉故成季立之

冬高子來盟

公羊 桓公使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
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

爭門至於吏
門者是也

胡傳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
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

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
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
其國其命高子必日魯可取則兼其國以
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

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
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於久而
不絕日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
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
日齊侯使之者
權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 狄人入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日使鶴鶴實有

祿位余焉能戰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
衛衛之遺民立戴公以盧于曹許穆夫人
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
士五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歸
夫人魚軒重

錦三十兩

史記戴公申元年卒
復立其弟燧為文公

高子盟 鄭逃僖五

裁君命而明義可予。狗王命而棄義可譏。兼國廣地君命非義也。侯裁之而平難以善鄰撫。汝從楚王命非義也。鄭狗之而逃齊以主楚。

高子盟 會葵丘僖九

裁君命而明義可予。裁王命而得禮可嘉。高子裁平亂之命。桓公裁下拜之命。

高子盟 華孫盟文十五

經於外臣之來。有予其裁命者。有貶其專行者。權以靖難專以結內。稱高子。書華孫皆不稱使。

高子盟 宋楚平宣十五

裁命以定鄰者可予。專命以平國者可貶。高子盟 屈完盟 荀庚盟成三良夫盟

經於使臣有予裁命而合義者。有貶專命而昧禮者。

高子盟 士句侵襄十九

二伯之使將皆能裁命者也。

侯裁命以定鄰。得奉使之宜。句裁命以恤鄰。得為將之道。二子身在境外。權事得宜。光於寡君多矣。

狄八衛

推與國被患之由。可以垂後戒矣。

以懿公好鶴亡國說起重惠公即位而恣宣姜之淫。上發然傳意。只概論衛事。以見淫亂者未有不亡。其國須發垂戒意。不宜細題。于墻茨見中菁之醜。于桑中見要送之淫。于鶉奔見無良之刺。要得聖人錄詩不削之意。

狄入衛 狄圍衛僖卅一

外患迭加於與國。二伯之得失見矣。

各要含下意發

棄師 書曰鄭棄其師

與國以遠將亡師。君臣胥失矣。

君臣聯講。勿太分。重在棄師。止發揮按而誅三段。正退小人之道。責臣協志同力。亦不過謀所以退之。鄭源非有意棄師。只為遠克無策耳。須說得師必不可棄。透然後見所以棄師之失。只講遠非道。便無關係。玩傳危國亡師之本句。又責君處用危亡字。責臣處用危顛字。何等痛切。稱國以棄所。謂君與用事大臣同棄之。也不書出奔。勿用。

棄師 會孟執伐僖卅一

經責外之君臣。以去惡制外之失也。

上責鄭伯君臣坐視不能去惡。故以國稱。以桑維。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卷之十

閔公二年

胡傳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仲尼刪詩。如墻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錄於國風。而不削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亾其國者也。

鄭棄其師

胡傳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亾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子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

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次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于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救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春秋卷之十

閔公二年

翰証下責在會諸侯坐視不能制楚故以同執為文以蘭相如証。

春秋單合析義卷之十一

閩中 林挺秀圖南遺編 男方華子珍全增刪 弟挺俊岱江 姪方葳子蒨

弟雲銘西仲鑒定 李賢明筠仙 高安爵敦卿 叢士傑開濟

僖公上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

經 僖公內君擅立正王法也。他傳皆云正人倫此獨云王法。傳末又曰必謹守王度。王度即王法。見無承無稟非保國之道。為王法所禁也。承稟申說則重稟遠無承者以成風。變妾不可私囑。季子人臣不可擅立。無命只不告不朝。二意周使不至。只明魯不遣使不必用。

經 僖公擅立而譏專封正王法也。僖當國亂之餘。無內承。必須上稟。桓當衛滅之後。宜恤患。豈宜專封。俱重不告上。

經 僖王正月。圍彭城。襄元。經謹王度。致意于擅立討叛者焉。

春秋卷之十一

宋胡安國傳 附纂三傳諸書

僖公上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惠王十八年 元年 衛文公燬元年秦穆公在好元年

春王正月

胡傳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于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于初喪。而魯使不告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于京師。上不請命也。承

僖公元年

邑

以爵位土田立論上謹王度以保社稷下謹王度以正封疆俱從聖人意發上請內承楚取魚石受

○聶北救刑 稱師 書次

力有餘而緩於救其棄禮可譏也。全在兵力有餘上發不速意蓋桓即不聯三國且當朝發夕至若何有餘力而救不速非聖人救急之情了末四句不可直作聖人之病玩一故字是從聖情推論他傳重義字此重禮字須辨救患分災正睦鄰之禮故曰於禮為急急字對次字看此稱師是入邾傳所謂矜其盛非將與師眾也觀公穀則齊侯在行矣亦不可說壞齊桓養亂意勿用

△次聶北 遂救許 傳六

兩紀伯王恤患衡以禮義而得失見矣。不能急救患分災之禮是又得分災救急之義

○次聶北 伐鄭圍新城 傳六

兵有餘力者以攻恤為予奪焉。厚集之眾豈不足解倒懸之厄而逗遛不前兵威之震非不足聲外此之辜而薄伐示儆上禮下義俱在兵力有餘上發下比從討罪上論無書法亦不涉全民命

○次聶北救刑 次匡 救徐僖十五或加杜丘

兩紀救而次者禮與誠胥歎矣。以兩書次合上禮字下誠字俱罪其救患不速

○次聶北 納捷菑 文十四

力有餘而不急禮可譏力非不足而能制義可予

△次聶北 厥愆昭十一

待恤患者有嚴怒亦視其力而已。力有餘而心不果忽敬仲之戒心欲救而力不加動菑吳之憂

遷儀 城刑 師曹師城刑 文而再書齊師宋

伯王存小國于既危春秋權以予之也。傳首緩不及事只証上傳耳提明轉志義上發而以無命挑之蓋聶北之時刑遷矣天下皆以桓無能為乃卒成恤患之功故曰志義王命以下一段

正明所以美桓意當時天子若命將往城桓豈不拱手聽命其如天子不能何權正意要發權自聖人書法上看不得已而予桓故曰權正自與師者言或云俱在書法上說

遷儀 書刑遷于儀

即小國不能自存見恤患者之緩矣

國于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于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于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于王者也受之于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于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刑

韓非子狄人伐邢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狄不做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桓公乃弗救

胡傳 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聖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

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于禮為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于罪為大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傳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

遷于夷儀諸侯

胡傳 書刑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

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與師亦聖人之所與乎

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于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

可也以王命與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僖公元年

緩不及事。緩字。託緊要。須于自遷上。描出緩救來。要體見字。若寔用責語。又似講聶比了。末須言云。使其終於此乎。桓義亦隳矣。自遷為文。是通下語。不重。此傳說緩不說息。只略不止緊。致其潰而出。奔耳。刑遭狄人攻伐。不復可立國。故諸侯具器用。而遷之。然後刑得復存。刑自欲遷。故不曰遷刑。

○城刑 再書三師
經美伯主之存小亦救時之權也。大意具前。只重志義成功上。亦要本自遷來。方見無封國之專。刑雖已遷。無力自城。桓命三師為之。板築故再叙三師。見春秋來。悉力存亡。惟有此舉。不以王命一段。要發正。則有凜然不可犯之意。權則有不得已之思。俱推論聖人意。刑即儀刑既遷。則儀乃國所在。故不曰城儀而曰城刑也。

○城刑 遂伐楚倍四
經于伯主專兵而予奪各異焉。諸侯有救恤無征伐。故並專而予奪。異中國衰微。有患不救。是衰而愈衰。微而愈微。故城刑則美其功。楚雖暴橫。不請命而擅伐。是彼暴而我亦暴。彼橫而我亦橫。故伐楚則美其專。

城刑 河陽僖廿八 加遷儀王所全
經于恤小者美其志于愛君者原其情
上有功遇字下有迹字

△城刑 入陳宣十一
經重恤討之義不計其專與貪也。須本天子不能正中國不能討。發來未滅而專之。權亦不離于正。未可以楚丘例之。未幾而復之利。亦不能掩義。未可以滅蕭例之。

△城刑 楚子圍鄭宣十二
經重恤討故專者予其功而暴者滅其罪焉。上重天子不能正句。下重諸侯不能討句。伯丘專而志義可予。楚兵暴而正倫可滅。

△城刑 厥勅昭十一
經紀恤患無命者權以美其志無功者恕以原其心。有不計其專與貪者。以恤患討罪為重也。

○城刑 黃父昭廿五
經紀伯事權與恤小而正待勤王也。比下傳以正待人句。上以無王命問起。收再序三。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胡傳 日薨于夷桓公召而殺之也。日齊人以歸。以其喪歸魯也。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魯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仇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絕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喪刑紊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日歸。夫人之典。以者不以者也。

楚人成 伐鄭 荆始

左傳 鄭即齊

胡傳 楚稱人。浸強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注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

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裳

之會六 榿音真

左傳 盟于榿。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左傳 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胡傳 禮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

榿。又敗邾師于偃。于此實必無懷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日敗。敗之者為主。

僖公元年

師下以王事問起收無美詞

齊人以歸書以歸

伯主舉法而處之非道春秋譏之也

楚人伐鄭稱人

詳外勢之浸強其慮遠矣

只就楚勢說而經世意自在言外浸字從前看來漸字從後推去見前此固強今此前又浸強了其漸日甚一日不至于會中華云云不止也切勿認作流弊稱人見得這箇人是不可忽略之人○判始書楚君不堵敖而熊頤相不子元而子文

△會釋

即內外已協之迹而後事可案矣

傳曰謀救鄭便見釋之會正安攘大義所關而其志果同謀果協必不于同者肯之于協者仇之也如此說總擊得不誠意出有主振威作者未安

會釋 敗偃 直書其事

內兵加于同好其輔伯非誠也

誠字重看要自安攘大義上責公此時病中國者惟楚中國與楚必爭者一鄭救鄭之謀即為安攘之謀既又二字宜體貼詐戰只作事寔同協謂同

協于安攘也楚橫方甚而魯旋改圖則輔伯以攘外不誠矣鄭未見德而却已受禍則輔伯以安夏不誠矣不誠則非真同非真協特勉強從事耳

敗偃

望國詐以覆小無輔伯之誠矣

大意同上乘虛丘之成將歸就是詐知受姜氏故邀而敗之作文只于詐戰發無輔伯之誠若能輔伯則見同事之知若兄弟親暱即有小憤宜捐以襄大事何至于敗之即敗知時見謀鄭之心非誠△敗莒 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

經于內臣勝敵而責以王事焉

此傳非責其詐全重不戰意兵亦既接就是正勝已非王事况又用詐謀云云慶父自經死與莒何干而來責賂曲本在莒正可諭以辭命使知不縮引去乃季以兵亦又以詐勝則志戰矣故既至友又書敗獲盡詞以責之無所不用其巧也非責倫賢者之說詐謀只于敗上見屏左右等事不必用○敗莒 城楚丘倍二詐戰者經責以王事專封者經正以王法屏左右加孟勞習強國之事而詐勝之成甲士歸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

擊

左傳 獲莒子之弟擊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穀梁 公子友謂莒擊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

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費刃也公子友以殺之

胡傳 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平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

奚斯入請不可而處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于魯魯人弗與為是與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鏡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于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

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胡傳 夫人預弒二君幾于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

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齊不稱氏者受于魯

惠王十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傳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下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

年革車三十乘○齊桓公遷邾于夷儀封季年乃三百乘○衛于楚丘邾遷如歸衛

僖公元年

重錦矯宗伯之命而雄行之舞干因壘東方朔方

○敗莒 召陵僖四

經兩紀兵貶其非王師者予其近王事者

須在理直力強上發出非字近字上以莒曲起見不必戰今乃兵亦云云于抑鋒止銳之師謂何下以兵力強起見可以戰今卒退舍云云于不驕不暴之事合矣

△敗莒 入曹昇僖廿八

內外之挫敵虐小皆有愧于王事焉

抑鋒止銳論以詞命觀文匿武修其訓典

○敗莒 秦人伐晉文三

經于敗敵貳過者皆以王事責之也

抑鋒止銳論以詞命懲忿窒慾乃德之修上重戰而詐帶之不能修詞下重忿而貪帶之不能修德下比王事意在晉侯伐秦傳切勿主責備賢者

○敗莒 晉侯伐秦文四

經兩紀兵有責其非王事者有善其幾王事者

抑鋒止銳王者之事備責季友改過遷善王者之事深善秦伯

△敗莒 書救成六

國忌

詩鄘風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信人星言風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騷牝三千

衛風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胡傳

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

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領司几筵設黼辰內史作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

經于挫敵遺師者律以王事而得失見矣

兵亦接而用詐非王事不遷戮而知還幾王事

△敗莒 札聘襄廿九

經于二臣有責以修詞之道有責以達節之權

強國之事匹夫之節大舜舞干文王因壘豈不知武之足威以武功不若文德也季歷嗣位武王繼統豈不知讓之可風以守節不若達節也亦勿用責備賢者意

○城楚丘 不書桓公

略伯王專封正王法也

周制一段是責垣斷案全重亡滅而不存上見渡河野處衛已無國因其徙居而定之不稟命天子功之大在此聖人貶他亦在此不與諸侯專封言不與桓公以諸侯而專封也功利道義要別明功利而不犯王法之禁即道義矣春秋之法應王法法字蓋以莫大之功極博之利繩以君臣大節則其惠為小是法所當略也畧字微字有味不可深加貶責究竟存亡撫危亦伯者所得為但以王法相繩只得輕撤過故不可誅而可略

○楚丘 六月雨僖三 下易三不雨全

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閔其公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必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于已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公其有功于中華甚大為利于衛人甚溥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日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始見經

僖公二年

邑奎樓

與勤民之道二君得之矣。衛文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敷勸學授方任能皆與邦寔政。衛風方中諸詩可驗魯僖僖儉用愛民務農重穀飭過求已理冤放佞皆勤民寔政魯頌天田諸詩可驗。授方百事之宜也。

楚丘 遂伐楚僖四。經抑伯王專封專征重大權也。兩邊俱重王命上以存衛之功揚起轉入專意惟天子能封國而衛雖營亡滅功利甚大而春秋略惠存節必不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下以伐楚之善揚起轉入專意惟天吏可伐人而齊未嘗請命志雖為周而春秋以義正名必不以師之有名略君臣之分木瓜之咏錫履之命。

楚丘 會葵丘僖九。經正分義功與位非所論也。楚丘封于已滅安得與刑之救于未滅者論功宰孔貴無常尊安得與世子貴有常尊者論分。

楚丘 盟葵丘僖九。經略專封而予明禁皆尊王之意也。略而不書再言葵丘五伯三王罪人桓公為盛。

楚丘 戰泓僖廿三。經紀二伯之事正王法明王政也。全以大小字為骨當時以為功高利博自聖人斷之止小惠耳此而不略大節便亡了當時以為至仁大義自聖人斷之止小名耳此而餘之大德便妨了。

楚丘 城濮僖廿八。經略二伯之功利重道義也。俱有明道正義語各以宜有美詞問起透發聖門貴王賤伯意兩事皆莫大之功但把道義一照寧可無衛不可無王故曰五伯云云寧可不戰勝楚不可有此詭詐故曰則知魯西云云。

楚丘 踐土僖廿八。封國建侯之權雖伯王不可擅也。俱是衛事重衛國已滅衛侯未絕上木瓜之咏弧矢之錫封土惟三皆天子胙之故黼屨之設策命之作宗伯所掌可稽也乃成甲士歸重錦而周室不知東方朔方之城豈如是列爵惟五皆天子命之故主璧之錫姓名之紀宗伯所掌可攷也乃奉元嘔盟子虎而周室罔聞康叔蔡仲之封豈如是

三傳 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見與獻公揖而進之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虢而明日取虞爾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往必可得也則實出之內府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宮之奇存焉苟息曰奇之為人達心而懦又少長于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于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乃使苟息假道于虞虞公見實許諾且請先伐虢宮之奇果諫曰唇亡則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虢而明日虞從而亡耳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晉里克苟息會虞師取虢滅下陽終假之道以取虢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璧牽馬而至苟息進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

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

胡傳 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公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于利而不反君之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日滅下陽邑爾其曰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邪

△楚丘 秦人伐晉文三

經譏專封與貳過者以王法王事律之也。全在拋題做聖人意思上正義明道與其有功。若無功下懲忿窒慾不能修德何貴知德木瓜之詩。夫子錄之而于楚丘則略而不序秦誓之書夫子錄之而于伐晉則貶而稱人。

春秋重大節而衡人于功過之外焉

都在聖人意思發春秋存大節略小惠以道義為重苟有違于道義雖功利極大亦在所微春秋取大節略小過以人倫為重苟能誅討正倫雖憑陵極甚猶從末減不可泥在兩人身上海

經不與專封擅平者明道不計功也

俱有大功字重在既滅私平上定罪宜有美詞宜在所褒各問起下只用于反對齊桓俱明道不計功下傳無正義不謀利句須記。

○楚丘 稅畝宜十五

經明封建井田之制于專封變法者譏焉。封建天子大權不宜專井田萬世良法不宜變。

○楚丘 圍彭城襄元

經正王法謹王度於專封討叛者致意焉。木瓜美桓公而春秋不書桓公不與專封也畧小惠存大節以正王法舊史曰圍彭城而仲尼追書宋不登叛人也正疆域固封守以謹王度上戍三百人下寘五大夫。

△楚丘 叔弓會陳昭九 易陳災為是

經重封國有見權之不可專制之不可廢者。正義明道春秋之法載馳賦而衛亡桓城不書示天下有周而桓不可專與滅繼絕仲尼之心。鶉火占而陳亡陳災復書示天下有陳而制不可廢。

○楚丘 綠陵全厥勅昭十一

經之待人以正與恕也。以正待人不錄有功以恕待人不貶無功上道義下仁智上比以正待人借綠陵傳。

△楚丘 廬吳歸昭十三

經重封建謹其權而明其義焉。楚丘之城寧非大功而封國大權桓何得專之陳蔡復國誠能專制而建侯公心楚何得與之。

○楚丘 綠陵全黃父昭廿五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會不在九。○公羊作合之數。貫澤。

胡傳 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于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見宣公十五年。年滅潞傳。

左傳 闕章四 鄭聘伯

惠王二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胡傳 不雨者歎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于作主以宗廟則世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

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

僖公三年

邑

經以正待人。故封國有貶而勤王無褒也。
上比以正待人。用緣陵傳。許國息載馳之賦。淇水
與木瓜之話。功利固大。然封國非諸侯所得。攬東
州感娶婦之悲。蓋浴塵水木之念。厥職雖修。然勤
王寔臣子所當為。成甲士歸祭服。輸王粟。具成人
楚丘。入到定四。

經不以小惠廢大節。不以小善掩大惡。
正王法。奉天討。春秋正誼明道。聖人誰毀誰譽。
△滅下陽。以虞首惡。邑而書滅。

經兩變文。著貪利失險之戒也。
從書法兩開發。上以晉人造意問起。而歸以虞首
惡。下以下陽邑爾問起。而應以虞執亡。兩此義字
及法字意字。是借以垂戒。勿寔責虞。公近以此題
雖兩書法。總是一意。蓋虞之亡。自滅下陽始。而下
陽之滅。自貪利始。非晉滅虞。寔虞自滅也。亦非僅
滅一邑寔滅一國也。故首虞而書滅。一串作當時
晉獻。兢兢欲肆。其暴使不貪。其賂設險。自守可以
待之。奈何受璧馬。而使暴容得逞也。附破
貪利而棄險。自亡之道也。
△下陽。城中城。成九。

經明保國之道。致譏于失險設險者焉。
城郭溝池。山川丘陵。以為固守國之道。尊卑貴賤
等威物采。以為限體險之用。上下瀆不相矛盾。
下陽。城虎牢。襄二。

經明守國之道。兩譏夫棄險者焉。
△盟貫。獨言遠國。
慮以義周。則盟遠者可與也。
此傳以慮周。作案就中。發出義著意來。蓋江黃雖
東方與國。寔楚右臂。齊直笑到不戰勝楚。故先結
江黃為犄角。使之一無所恃。如此周密。其安攘之
義。豈不昭著可嘉乎。周著二字。總在今日。區畫上
說。蓋服楚慮周。而攘楚之功。即見非到功成。而後
為義著也。春秋獨許是盟。蓋許他如此。總可盟也。
傳專重攘楚。不必兼安中國說。獨言遠國。義繫于
遠國也。陽穀絕定謀。此只定交。勿認差。亦不可說
是管仲之謀。

伯主之攘外。由定交定謀得也。
總起兩分。盟雖未與。謀妙在結之使來。天下大勢
已握于遠交之日。故許是盟。會雖未奏功。妙在按

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見莊二十三年。荆聘傳。諸夏之變。于夷者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

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

史記。顯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為伯翳。舜賜姓嬴氏。生子二人。一日大廉。後為秦。一日若木。後為徐。

穆天子傳。徐夷作亂。伐宗周。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王之。徐子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通溝陳蔡。間欲舟行上國。得朱弓赤矢。以為天瑞。乃稱偃王。

六月雨

胡傳。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

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亾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齊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穀梁。桓公端委。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論乎桓公之志。

胡傳。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涇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涇。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涇。大眾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

僖公三年

兵不動天下人機已決于運籌之日故善是謀俱以策勝有不貴戰意都就兵法上講

△盟貫 召陵僖四 兩紀伯主服外之好而慮與績俱昭矣

但是服楚上楚未服慮周義著以武王八國証下楚既服律用禮下以文王三旬証

盟貫 侵陳僖四 土易陽穀全

伯主得于制勝而失于持勝也

二國定盟楚失右臂以勢言故曰慮周即武王伐商誓師八國亦不過此楚方受盟志已驕溢以心言故曰德衰與成湯勝夏不罪萬方相去遠矣

△盟貫 盟葵丘 僖九

經兩子伯信以其定交明禁也

義著即于慮周帶說信喻即于明禁帶說采芑既遠誰紹牧野之誓齊桓此盟于寔征之命有光矣故獨言遠國黍離既降誰恤宗周之缺齊桓此盟于夾輔之休載揚矣故再言葵丘

盟貫 入曹執異 僖廿八

結遠制外者可予慮小致外者可譏以後日之戰不戰為案上慮周下謀喃

△盟貫 宋楚平宣十五 下易暨齊平大意全

盟出于結遠者可許平出于攘功者可譏

盟者春秋所惡而結遠以制楚則予平者春秋所貴而專命以成功則惡

○盟貫 盟戲 襄九

二伯之制外以慮與謀勝也

結遠交以制外許內成以做外上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右臂其服荆楚之慮周下吾三分四軍于我未病楚不能有得善勝之道指月云上是伐交以孤其勢下是分軍以疲其力就兵法上發揮不可以盟貫為善謀只用桓惲勿以管仲智瑩對蓋盟貫非仲意也

○盟貫 伐鄭蕭魚 襄十一

經予二伯以慮外之周駕外之善也

以江黃對知魏上拔野之誓庶幾近之下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盟貫 蕭魚 襄十一 加名度盟戲大意全

結遠以服外推誠以服貳皆經所予也

下比不出伐鄭宜以服楚服鄭對作上以楚強起與國一來則楚不得不服下以鄭不可信起至誠

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大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訖者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左傳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友如齊蒞盟

楚人伐鄭 主下伐楚次傳楚雖暴橫憑陵中國

左傳 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勸我棄德不祥

惠王二十四年 是年夏許叔穆公新臣卒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左傳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圍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胡傳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

僖公四年

一推則鄭不能不服。

冬十月不雨

首紀天時之變志君心之勤也

不雨繼二時即書見僖公憂民懼災之甚

楚人侵鄭

即外兵憑夏當請命以討之矣

鬪章因鄭聘伯寄四年伐楚傳作憑陵上國指月

至滅潞傳楚人侵鄭近在王畿見其為門庭之寇

末點桓禦之不極其兵力繳出本股舊寄盟齊傳

桓伯能制其強終桓之世只書人。附破

外兵止于虐貳伯功可想矣

三不雨 每時一書

詳紀恒賜之變表君勤也

望雨日勤憂其不雨日閔俱就心上說只重有志

乎民句須從詩詞想出僖公閔雨之情蓋三時不

雨農夫之憂也公以為已憂則其省躬修己何如

故每時必書以表之見其時時閔雨也儉以足用

等語即僖平日以見有志乎民放倭理寬語勿用

徐人取舒 稱人

經進翊伯之遠人與善之心弘矣

有名矣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與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與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于善斯善之矣書次于召陵序其績也

夏許男新臣卒

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為禘歲一漆之出疆必載禘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

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于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耻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左傳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

僖公四年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推

照荆聘傳重與善意發觀魯頌荆舒是懲則舒黨楚以矣徐代桓取以通伐楚之徑是為楚剪一翼而于江黃之外又增一臂也正見其推心置腹能輔伯處故春秋特人之徐越伐吳傳世類意亦不可少類本善而事又善故念其先伯益而進之

紀內君同民之樂示君道也

從閔雨上料他以雨為樂不宜排講傳只借同民之情發與恤為君國子民之道以垂訓意為主不專美僖公益由今日之喜追想其未雨時人君之懼恤當何如者可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乎

六月雨 無水成九

春秋兩紀天應而君道王事昭矣

六月雨 蕭魚襄十一

勤民可以格天推誠足以感人

六月雨 歸三田定十

經兩紀事有見君德之格天聖化之感人焉

僖公平日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不同尋常之文

孔子當日陳謀夏亂華于盟偏好無愧構組之畧

六月雨 獲麟 哀十四

君道盡王道明皆有得天之理焉。

君道切民心講王道切聖經講務農重穀節用愛人君道盡于民故天心回停典庸禮命德討罪王道修于聖故天瑞應上憂喜與同下氣志相感。

○會陽穀 大會而未言。

即伯王之定謀而知制敵以奇也。傳雖奇正並說則重奇上奇就江黃不與看春秋中惟伐楚一事為克敵制勝最善而所以制楚全在此謀須說得利害分明如親與其謀者然方妙傳中三謀字相呼應自為犄角自字要玩見不用之為有用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黃之師擬其後楚將腹背受敵有不戰必勝矣末言者蓋小國叙在末大會而獨舉其末所以著各謀江黃之意去年盟以定交今再會申伐楚之約。

○陽穀 召陵僖四 加侵蔡伐楚全

兩紀伯王之好制外之謀與積貽矣。以未服既服立說上奇正重在奇克敵制勝之謀下律禮重在禮用師待敵之道要有交互意。

○陽穀 侵蔡遂伐楚僖四 伯好講見其定奇正之謀伯兵舉見其用奇正之法。

○陽穀 遂救許僖六

伯王之攻恤其謀與義得矣。

克敵制勝之謀救患分災之義。

○陽穀 伐楚救江文三

經子奪二伯以其攘外得謀恤小非法也。

遠結江黃得制勝之謀遠攻強國非用兵之法。

○陽穀 盟戲襄九

二伯之勝外勝之以謀與法也。

桓攘外悼駕外上是制勝之謀妙在按兵不動則楚人不得不服下是善陣之法妙在輒救不戰則楚人不得不敵不必以管仲智堯與奇正勞逸對

△陽穀 召陵 盟戲襄九 蕭魚

二伯之制外皆以善謀成功也。

奇正兵家之法桓用之而敵不敢抗召陵底績則湯穀之善謀也勞逸兵家之機悼用之而敵不能乘蕭魚奏功則子戲之成策也此題主意全上題較好但各說俱王善謀以成功故并錄之。

○陽穀 伐鄭蕭魚襄十一

二伯之制外皆以謀勝也。

聚厚集分不動內息民外不戰江黃智魏。

春秋單合所義

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傲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怨也于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于斯為盛而揚子稱之日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王下侵 陳傳

左傳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諫曰師老矣若出于東

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屏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王下侵 陳傳

八月公至自伐楚 見桓公二年公至自唐傳去國踰時之久。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左傳 陳成歸 轅濤塗

胡傳 楊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日思數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

僖公四年

○陽穀 蕭魚襄十一 制外以謀服貳以誠皆經所予也

去伐鄭只出蕭魚宜在鄭上說以謀字誠字為主

○陽穀 夾谷走十 兩觀克敵制敵者而知謀與理足多矣

克敵莫善于謀制敵莫大于理二小援八國一言重三軍

○陽穀 墮費定十二 謀以制勝禮以為國皆經所予也

○友如齊蒞盟 內卿承命以講信見輔伯之善矣

以非專命意起于權敗知而貫穀不與魯與齊未見其同也

茲遣上卿往會伐楚度乎輔伯之善○ 蒞臨也既稱蒞盟則是命之往盟非大夫專盟矣

楚人伐鄭 外兵橫加于上國罪誠可討矣

王次陘傳暴橫句見得闕章方旋判尸又逞明伯未釋漆洧復兵楚橫甚矣然非奉命敢擅討乎

或王侵陳傳思伯作楚師三至于鄭齊桓不救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權貫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故

鄭故也此題褒中有貶須從思上描寫桓公方楚未服之先其繫人思如此暗擊出侵陳意○附破

伯政之祿嘗有以令人思焉 綱○侵蔡伐楚次陘 書遂伐楚 書次于陘

經定伯主之功過皆以尊王也 奇正敘處點過只一伐楚專處在此善處亦在此

蓋當時包茅之問志雖為周而擅兵則有妨君臣之義不得以有名貸之兵雖擅周而尊王則有得

夾輔之善又不得以擅興累之故春秋以義正名而譏其專樂與人為善而序其績也序績者序其

服楚之績非以不驕不暴為績次陘只作書法與遂字對

○侵蔡遂伐楚 繼書遂 伯主用奇正之兵以攘外經特罪其專焉

以奇正提起倒專一意作 ○侵蔡 遠人不與于掠小伯謀奇矣

奇不專在侵蔡上說桓之奇在用江黃而用江黃尤奇于侵蔡按兵不動人全小註謂侵蔡而使

楚不知所備正是多方誤楚處只王本傳奇也作

春秋單入于方義

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戮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

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悖遠國之信

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

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伯假之也久假而不

歸惡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

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于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

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

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

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于量淺

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見忽

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

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

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

子一人子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

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

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

之所不為也而為我願之乎

惠王二十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 初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其

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姬謂太子曰

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

于公公田姬置諸官六日公至毒而獻之

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

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

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

僖公五年

邑

文江黃不與于篇末作餘波亦可

△遂伐楚 書遂伐楚

伯王專大名以問罪經正之以義焉
點起正兵倒專上作以義正名意要翻醒

○次陘 書次于陘

績叙于駐師嘉其志也
志善是志懷楚以尊周績字全在使楚服罪上見
此題太講序績不得只王慎戰一意但須于尊王
中發之桓惟志在尊王故從容鄭重以俟自服不
肯僥倖一戰使無成功此正績之可序處桓績雖
在召陵然次陘時楚已服罪序必以此序去

伯王之攘外其專可譏其績可序也
意全全單只不以奇正叙起耳

○遂伐楚 于師僖四

專王命以攘外可譏權君命以服伯可序

○遂伐楚 召陵僖四 加楚伐鄭于師大意全

經于伯王攘外有譏其專王命者有美其近王事者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揚子曰春秋美召陵
○遂伐楚 遂救許僖六

兩紀遂事譏專討罪者美急恤患者

上見征伐天子大權桓不聞奏命而擅合諸侯豈
謂為天吏以伐之故書遂伐楚譏其專也下見救
患伯王大義桓一聞圍許而移師以救是真得討
罪分災之義故書遂救許善之尤也

遂伐楚 取須句僖廿二

譏攘外存小之擅者重王命也
擅合諸侯非義擅取人國非禮

○伐楚次陘 侵曹伐衛 僖廿八 加于師召陵救

經紀伯兵專憤尤示樂與之意焉

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專起倒序績春
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以私起倒不當拒衛
△遂伐楚 城濮僖廿八

經不瀾二伯之攘外以王命王道律之也
各以楚橫起下重志戰上舊用專譎字非也

遂伐楚 河陽僖廿八

伯兵正而其事專可罪伯事逆而其情順可原
春秋以義正名春秋以誠變禮

○遂伐楚 遂圍許 僖廿八
罪用兵與受兵者無非尊王意也

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
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譖
二公子曰皆知之重
耳奔蒲夷吾奔屈

○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
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
袂遂出
奔翟

國語

初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
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
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
也言無郵驪姬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
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王孟啗我我教
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
烏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
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
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
不謂枯乎里克不殮而寢夜半召優施曰

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
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
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
中立其免乎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胡傳 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受父
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
亾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
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
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
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
曰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知所戒焉
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
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
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

夏公孫茲如牟

僖公五年

征伐天子大權桓不當專朝覲臣子大禮許不可闕或王專王命以討罪因王事以討罪作罪桓予文但下比無予意還王責齊許為是

伐楚次柏舉定四上或出盟召陵欠完

經樂與人為善故序伯績而錄外功焉

○于師召陵日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經嘉外臣服義尤序伯績之近王事焉

以完服義提起重序績作看來敵服退舍自是當然惟且諾且辭且承且對介于順抗之間寧隱忍不戰哉桓能以禮下之卒與之盟而不遂所以可美不遂者不遂與戰也有曲許其和意以律以禮俱就今日退師與盟上說不暴是不暴虐其師不驕是不驕楚在處已則言律在處敵則言禮總是一個不戰舊以次陞為不暴召陵為不驕悞矣此亦文定替嘆語非桓本意如此須于講末咏數句勿入正講亦未可直說是王事只庶幾近之耳序績雖是取其成績全為他不戰而成此績故序之

○完盟日屈完

楚有服義之臣不得以楚故掩已

只是服義一意服義只指服包茅說須本桓公仗義尊王說來見桓能以大義責楚不能必楚之不撓吾義完即以闕貢為罪非深明大義者不及此權乃權柄惟權在而裁以義故可嘉稱名氏是特筆不稱使書來盟是紀寔楚大夫三字可玩服義固難服義出于楚大夫尤難

○盟召陵盟于召陵

盟以柔遠伯績之近王也

兵力強矣與不遂向相應見齊之強足勝楚完之抗又足怒齊是時八國整戈待戰桓只因他一着服義竟退舍與盟王者舞干因壘之事豈不庶幾近之時溫意亦不可少○溫音穩亂也

△召陵執滯塗倍四下易侵陳全

禮外臣者伯績之近乎王虐外臣者伯德之歉于王

兩邊俱側重驕上大舜舞干文王因壘周公東征

成湯勝夏

△召陵盟首止倍五

伯主攘外而定王一室之力者矣

楚人暴橫而桓攘之績寔征之烈以舜文証惠王

嬖孽而桓定之績夾輔之助以伊周証

左傳公孫茲如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王世子于首止

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胡傳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

抗春秋抑強臣扶弱王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日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前者則

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也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序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

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祗與王人同序于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胡傳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

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

止以定其位太子踐祚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日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矢則為夷狄矣故日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鄭伯逃歸不盟

僖公五年

邑卷

伯主之帖外討貳皆不恃其力者也。
上根侵蔡伐來下根召陵來。

于師召陵 圍許遂救僖六

外服而禮以下之可予。內危而急以安之可嘉。

○召陵。遂救許僖六
經于伯主因講信美服外之績。因恤患美用師之義。

退師而盟以律以禮移師而救討罪恤患。

○召陵 盟葵丘僖九
經兩美伯信以其近王事明王禁也。

攘外尊王作目上以王事起不戰禮服楊子以為

美下以王禁起不軟信喻孟子以為盛。

召陵 戰泓僖廿二

經于二伯攘外予其近王事者貶其戾王政者。

上以律以禮下不仁不義俱用文王比管仲子魚

為譎舉動不中于禮見道不足尚。

△于師召陵 城濮僖廿八 加于楚於亦全

經于二伯攘外序不戰而略志戰焉。

以屈完子王提起上不戰服楚為幾王事下志于

戰楚為三王罪人收序績與略詞書法。

○召陵 彭衙文二

經貴王事故于服敵應敵致子奪焉

以王事總起重不戰遽戰上

完盟 彭衙文二 加次陞全

二國應敵其道有得失焉

上已有罪問包茅不貢則諾已無罪問昭王不復

則辭楚得應敵之道下已有罪則不能引咎責躬

已無罪則不能修詞告訴晉失應敵之道

左傳 諸侯盟首止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

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

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

胡傳 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

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

眾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

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

雖悔于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

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

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鄭伯

喜于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

乎日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

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

侯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

與王人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

者則遺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

常有變舜之于父子湯武之于君臣周公

之于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

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

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者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見莊公十

年滅黃傳

左傳 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于是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

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僖公五年

杜預

完服義陳苛義各提起楚人已服而退師盟之下敵以禮陳侯不會而後以師伐之自反有禮

○召陵 書救成六

經紀兵好皆予其近王事也

禮以下敵仁以全民俱有不戰意

○召陵 盟戲棄九 或加伐鄭

二伯得善勝之道皆不戰屈人也

以不戰立論上柔楚下傲楚管仲一匡智壘三鵠

○召陵 師紆 伐鄭蕭魚棄十一

序二伯制外之績皆不以戰也

待楚以禮駕楚以謀以序績比則下傳只就駕楚說蕭魚之會乃帖楚成功也

○召陵 蕭魚棄十一

二伯之績禮以服外誠以感貳也

全要以兵力之強與既盟復叛喝起楚雖有屈完之服而半服半抗桓卒與盟不遂鄭雖有子展之謀而似同似合悼乃信鄭不疑故為伯事之夷

○召陵 夾谷 定十 下易歸三田俱王礼字

禮以下敵伯王之績理以格強聖人之化

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齊人恃強孔

子能以理化之而不惧

○召陵 墮費 定十二

下敵以禮而王事近為國以禮而王政行

執濤塗 稱人以執

伯政戰而虐人失反已之道矣

須從政教論起重德衰作收稱人以執非伯討也

一謀不協句要看見得事甚細罪甚微且我欲徑陳而陳不納必有取非之道不自反而厚責人豈器量深宏者出此須與下侵伐不同

○及江黃伐陳 無書法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虞太王之昭也號王季之穆也將號是滅何愛于虞

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號之旅鶉之賁賁天策痺痺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

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

胡傳 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公地之縕于晉久矣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日晉人執之者猶眾執獨夫耳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日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驗其為匹夫之寔也書滅下陽于始而記執虞公于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惠王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傳 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僖公五年

僖公五年

僖公五年

僖公五年

僖公五年

僖公五年

僖公五年

僖公五年

僖公五年

僖公五年

僖公五年

僖公五年

僖公五年

僖公五年

僖公五年

以春出秋歸。以役提起重大齊桓伐楚之功。作蓋
僖從桓而出一侵蔡。再伐陳。而獨以伐楚至見尊
獎大義所關其功甚鉅。

○公至伐楚 公至伐齊襄十九

兩志內君返國大聲討之師也。
師屢用以伐楚致師同圍以伐齊致荆楚暴橫齊
環淫虐。

志驕而德衰深為齊伯惜焉。

傳意在責人與自反上。斷王伯器量大小。引思數
段是說王貴伯賤意。濤塗以國病為憂軍政必有
有不厭人心處宜其自反而乃云桓德于是衰
矣德衰對王者言非桓一身有盛衰。須將念深禮
謹求翻斷楚方受盟向有味楚人未帖則如彼楚
方受盟則如此是其器量狹小不足進于王也。量
非容人之量乃德量也要知春秋十分望桓十分
惜桓處仲只帶言。

△執陳 伐陳 稱人以執 稱侵陳

伯威屢違與國德之遠于王也。
傳中責不自反全以驕勝而驕蓋器量狹小易滿

易盈絕得志便驕溢起來量淺就是德衰非前盛
後衰蓋伯德本衰始特假耳桓仲兼責而責桓輒

二伯之討小則驕忿之為也。

驕從肆虐見忿從報怨見上工于柔楚拙于撫陳
書危懼下忍于奄監隘于曹衛書容忍○只侵陳
伐衛亦是驕忿上楚方受盟下衛已請盟。

侵陳 城濮 僖廿八

二伯虐內挫外均之戾于王者也。

上桓仲才識優器量歉下文軫功利高道義悖以
濤塗得臣引起兩傳皆有仲尼孟子云云宜總收
△侵陳 衛侯奔楚 僖廿八 歸就陳伐陳伐衛

二伯過于督小量與心之失也。

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量淺豈不宏衛已請盟猶拒
絕之智鑿心不廣魏武唐宗高帝世祖事要把來
想景詩稱是王書稱隕淵詩云不岐書云有容。

侵陳 晉秦圍鄭 僖三十

兩紀逞忿之兵皆不自反者也。

上不反仁反智反敬下不反仁反禮反忠。
△侵陳 晉侯伐秦 文四

左傳 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蔡
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
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
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觀。
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冬公至自伐鄭

胡傳 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
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
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
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
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
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
救。許善之尤者也。善
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惠王二 七年 是年秋曹
十四年 昭公班卒

春齊人伐鄭 申侯傳南與楚
合而未離也

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胡傳 將甲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
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
公復治之孔叔言于其君請下齊以救國

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于是
殺申侯以說于齊稱許以殺者罪累上也
不知自反內忌聽讒不擅殺其大夫信失
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
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

盟于甯母 衣裳之會八○借莊公
十三年盟柯傳尊天王

僖公七年

即責人與自責之異其優劣見矣。

上厚于責人而不自反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與仲尼定書列秦誓意亦要發

○侵陳 會扈伐陳宣九

經于二伯討貳譏其欺于德示其幾于禮焉。

一謀不協而見侵待之不至然後伐以陳罪當討不當討引起上責人不自反德衰下幾自反有禮

兩觀伯兵皆假不終者也。

以王伯總論起上本念深禮謹來下本討賊退師來斷俱是不能久假還歸俱是驕心所使。

△侵陳 盟蒲成九

經譏伯國兵信示自反之道也。

上不反政敦齊桓管仲器量不足以周公成湯証下不反二命晉景士燮信義不悖以子鮮季路証

△侵陳 盟戲襄九

二伯用兵有失持勝之道者有得善勝之道者。

△侵陳 或易執陳全魴聘襄十二 拜伐鄭之師

即二伯之事而見持勝有得失焉。

桓不能持勝悼善于持勝。

○侵陳執陳全歸田定十 加夾谷全

伯政敦無以致人之思王道行有以啟人之化。

俱有楊子法言齊桓欲徑陳陳不果納仲尼用于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

經詳嘉禮之失尤深委政之戒焉。

重罪杞伯上朝人君相見之禮父在而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人參之皆失正也魯亦偃然受之羞秉禮為天下笑非伯之委政併貽之戾哉○伯姬歸寧因見其子于公時子年十歲未能行朝禮故繫于母而曰朝其子也。

公孫茲如牟

內臣托君命以行私經畧其詞焉。

叔牙之子即叔孫戴伯也因聘而娶至無水傳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大夫不書至作○又有主益師卒傳公孫登名于史冊作貴戚之卿亦可

○會首止 特書及以會

經重儲君殊詞以示尊焉。

左傳 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

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

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

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好之謂禮

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

鄭鄭將覆亾之不服豈敢不惧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

禮義無國不記記好之位君盟替矣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

必不免齊侯辭焉。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惠王二十八年 曹共公五年崩 襄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

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兵車之會一

左傳 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慎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春盟于洮謀王

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

胡傳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于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于方伯公侯今

以下土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

僖公八年

僖公八年

僖公八年

僖公八年

僖公八年

僖公八年

抑而扶之。所以撥亂反之正也。此正字與正分義。正字相應。後世論其班位。是觸及後世事。而訂正之。引經以定後世之論。非借後世以發明經意也。舊以正分義。做聖人意。實講大誤。

春秋尊王。故王儲王命無不尊也。

都是聖人尊君意。王儲本尊。不得以弱故抗。王命本重。不得以賤故輕。

會首止。河陽僖廿八。

經正儲君之分。全伯王之忠。皆尊王意也。世子在而諸侯咸往。會不可得抗。所謂抑強扶弱。撥亂反正也。王自狩而諸侯咸往朝。非晉得召。所謂尊周全晉。以誠變禮也。

盟首止。再言首止。

伯信講于函。儲定倫之功大矣。

此是會世子畢。復以翼戴約誓諸侯也。私愛罷難轉移。桓公合天下公心。以勝一人私愛。然後世子定位。惠王得以子其子。諸侯得以君其君。是父子君臣之道得。夫子稱一匡之功。全在此所以為美之大。復舉再言。有樂道不厭意。

○盟首止。遂救許僖六。

經予伯至兵。信以美之大而善之尤也。

盟幽盟貫。非不美而首止為大。調一盟而父子君臣之道得也。救鄭救邢。非不善而救許為尤。謂一救而討罪分災之義得也。作女須發聖人意。

伯信之可美。定王儲通王貢也。重尊王意。或王定襄王。是正天下之倫。却子華。是正一國之倫。

盟首止。會黃父。昭廿五。

經紀定儲勤王之事。不槩以美詞加焉。

二事相類。但桓正之于未亂。晉謀之于已亂耳。大美要見非常意。上複詞。下常詞。

鄭逃。特書日。鄭伯逃歸。

經權義以貶命者。變之中也。此題以犯眾不盟為貶鄭之案。而以權大義為斷。蓋義在則臣可行于君子。可行于父弟。可行于兄弟。湯武大舜周公。所不拘也。聖人處變無他。惟義而已。書法只一逃字。父子之變。以子鄭惠王言。君臣之變。以齊桓對惠王言。變之中等句。俱就聖人身。

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係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于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夏秋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胡傳。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于玉。威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雍禘大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

之日。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曾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偽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日。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于成風。則舉大事于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甲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崩 襄王立

九年

是年春宋桓公御說卒 秋晉獻公佞諸卒晉亂

上說不可以齊桓為得中鄭伯為失中傳中父子屬首止君臣屬鄭逃切勿混用

滅弦奔書曾

經怨小國失守以義無可絕也

主滅譚傳以不事楚不設備見無取滅之罪

執虞公言執日晉人執日公歸言以

奪貪者以亡國之詞所以著戒也

貪利意已見前傳此是槩始終而觀見貪利未有

不亡國重發垂戒意勿紐虞公書法只重滅而言

純曰人曰公不言以歸皆足上一意○或照傳以

書法提在前以趨利棄義亡國敗家虛發垂戒意

○伐鄭新城圍許救至伐鄭

伯義兼攻恤其善全著于移師也

討罪恤患之義俱在解圍移師上見書一遂字則

當緩而緩當急而急其善俱彰伐救二比不可分

只渾渾叙過以得用兵之宜大發予之意即解

移師所謂善之尤也至字傳恐有妨于善之尤故

以久字釋之于書法中帶收便是

伐鄭新城圍許遂救

討罪而移以恤患伯義尤足多也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襄公在喪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葵丘衣裳之會九

左傳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

昨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

日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

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

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

拜下拜

登受

胡傳其日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

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

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日作朕

合義是後人斷語蓋伯所謂義全注于力力而使

之遺有所以用其力者不日得分災救急之義而

日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是討罪裏面更有一

般善處全在即解圍以救上故日善之尤

○伐鄭圍新城無書法

伯兵無克城之功知其有遺力矣

齊自召陵云云總形容桓之不盡銳也只虛摹有

遺力便了不必多人贊詞舊王攻心固為添足即

云蓄以待用亦未必然但桓雖圍一新城而新城

之外無不在計慮中故有力而遺恐有所用其

力者也若一時盡力攻圍則轉移便不捷矣

遂救許公至

救有善之尤者不可以書至疑也

○圍許遂救許詰圍許書楚人圍許諸侯遂救

救患出于移師春秋備著其善焉

楚圍許乃攻所必救也桓此時擁兵力之強無難

分師以救即下鄭救許力亦能為乃不顧垂成之

功解圍以救即楚與鄭與許俱料不及此討罪分

災救急之義須串講一舉而兩善併故日善之尤

或以無新城股當就討罪引到恤患上重作亦可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傳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宰孔先歸遇晉

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

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

急于行晉

侯乃還

僖公九年

○公至自伐鄭 致

經致內君返國無戾善伯之旨矣。夏出冬返故云久全要根善之尤則何以致。說來使魯從桓一舉下鄭楚圍許又置不救則可一出遂還矣。惟圍鄭不舉又撤兵救許不勝跋涉之艱所以久于外也。方欲借久以彰善豈其善而以久戾哉。但風塵暴露臣子思君有不能已故致之。

○遂救許 遂圍許 僖廿八

兩紀繼事之兵予恤小而罪慢王也。都就聖人意思發上即解圍而移師得恤患之義。下再會再至而許距近得討罪之義。

○伐鄭圍新城 會扈伐陳宜九

○圍許遂救 會扈伐陳宜九

○遂救許 執曹歸成十五

伯事之罷優于恤患討罪見矣。

恤患之勤者深善之討罪之當者特予之各有二層意。凡書救者云云春秋執諸侯者哀云云。

齊人伐鄭 軋

貳國復致伯討 惟其堅于附外也。

主罪鄭作在未離復治上生情未合當自反意見。鄭惟附楚故齊來伐于申侯何罪而殺之乎。稱火只作事是曰伐亦是事實書法或王子齊有名作然齊為有名則鄭之有罪當討可知矣。

△小知朝

遠人得錫爵于王由其進于禮者素也。

主即黎朝傳于此能自進于禮要看得活。自向朝魯後大約每事都好。故桓請而王命為小知子。非因朝魯一節得命于王也。春秋特因來朝而表其素進于禮錫爵非倖也。非聖人特筆勿削書法。

○齊母

伯至講通真之好 尊王之美見矣。

周禮大行人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嬖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王室盛時每國貢有常。天子衰諸侯慢故伯至總帥諸侯量其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天子。王盟柯傳尊天王句通王貢當用作事實却奸意略點起首尾要歸盟柯傳或云不必以本傳起繳亦可。舊至左傳通王貢却子華分忠孝作。○附破

胡傳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詞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為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蓋啖啻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甲子晉侯佹諸卒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左傳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

荀息傳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吾與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冬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胡傳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為子而弗予者莫能使人之弗予也。非所予而予之者莫能使人之亦予也。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此言天理根于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

伯王結好而忠孝之道備矣

○密毋 盟蔡丘僖九

兩子伯信以通王貢明王禁也

○密毋 晉侯伐衛文元

紀伯國兵信而見其盡忠孝焉

友如齊

經紀內君修聘所以勤伯國之好也

○盟洮乞盟

經紀伯信尊王命而重君節也

明大義謹大節俱重君字發尊卑字是眼目知王

人之尊則大義不可不明知鄭伯之卑則大節不

可不慎要得垂訓意俱就聖人書法發非尊王

尊其所以命之者非歿今日之乞貶其所以致此

者鄭前狗王命逆首止蓋不欲定世子也今見齊

桓定襄王故與後禍而乞盟此題將虛對實不整

宜重尊王命上而以罪鄭意帶講于後見今日王

命渙班公侯並列鄭乃欲預而恐不得與至于自

屈若此豈人君大節哉如此作更安○附破

經重奉命之臣因謹夫君節焉

○盟洮 虢輪餽饗丘告難之命 以下士之微

紀盟而先奉命之臣尊君之情見矣

傳首以重內臣設辨起春秋之法意後應以不繫

乎外內特繫乎王命見聖人非徒重內臣蓋尊王

命故重內臣之奉命者土人以命故尊尊君之義

明矣一班列士毫不肯假借故曰聖人之情見要

從書法推開說諸難意亦要見

乞盟 乞

國君而自卑惟其不慎于始也

只王罪失節全在逆歸之輕上看玩於以見舉動

云云有垂戒意收乞字書法

△盟洮 會葵丘僖九

經于王臣有伸之以尊王命者有抑之以謹臣禮者

△盟洮 單伯至文十五

經特隆奉命受命之臣尊王意也

上以祭伯祭叔照下以意如媯照兩命字不同一

是奉命來盟一是受命為大夫勿混看

○盟洮 會虢昭元

滅也春秋書此以明 獻公之罪為後世戒

附檀弓國語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公子

之亾國恒于斯得國恒于斯孺子其圖之

以告舅犯舅犯日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

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為利而

天下其孰能說之公子重耳對客稽顙而

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公子繫退弔公

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出

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于公

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

陽之田百萬筭大夫平鄭與我矣吾命之

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入掃除宗

廟定社稷亾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

且入河外列城五公子繫反致命穆公曰

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公子繫曰君之言

過矣君求置晉君以成名于天下不如置

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仁有置 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

襄王 二年 十年 晉惠公夷吾元年 宋襄公茲父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見莊公十 年滅譚傳

左傳 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 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

晉里克弑其君卓

胡傳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日里克弑其 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

申生之傳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 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

僖公十年

春秋尊王而重信。故不計位與勢焉。
先王人不計爵之尊卑。先趙武不計敵之先後。各發聖人意。

狄伐晉
即外兵之弱。憂伯主不得辭其責矣。
狄無所忌而伐晉。傷齊伯之不能攘狄也。

禘太廟致夫人
書夫人而不稱姓氏。用致。經紀望國。僭祀尤罪其越禮焉。

禘借只提起。倒私恩。崇母作。收不稱姓氏。用致。只作事實。致者。致之于廟也。成風尚存。而曰致者。禮非夫人不與。祭成風。妾也。僖公欲尊其母。故因禘祭。用夫人。禮致之于廟。夫人不氏。明妾無當尊之理。禘太廟。與致夫人無干。但于禘太廟之日。立成風為夫人耳。近說倒稱夫人。而不稱姓氏。邊但玩傳。譏僭禘處。亦不少從。舊將君臣嫡妾分比。亦是上亂名犯分。天下無二王。非所以康周公也。收宜書口。禘下輕宗廟。諸侯無二嫡。非所以尊莊公也。收不稱姓氏。用致。亦只作事實。

禘太廟
因事書禘。侯國而舉王祀為僭而已。

說誣偽不誠。非所以祀先。正見亂名犯分處。夫子志之。是案傷之。是斷二段不平。總是譏其僭。僭以亂名犯分。為不臣。誣偽不誠。為不孝。分股未是用致夫人。書夫人而不稱姓氏。禮有不宜越而越之。非所以崇親也。夫人存則以氏係姓。以姓係號。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則其不宜用。不宜致之。失自見矣。成風之費在文公四年。要知。

執。會葵丘。不殊會。經不殊會。重臣明節義也。會首止傳。以宰孔形世子。此傳則以世子形宰孔。先將戰任重矣。揚起見如此。重臣而不殊會。知人臣雖貴。總無嘗尊。非故抑宰孔以尊世子也。用則進不用則退。以立身言。故曰節出則宣力于外。入則效勞于內。以事君言。故曰義引禹周。只見自古有冢宰兼三公事。勿壅入正講時說。以尊王立論。顧奴失至矣。

會葵丘
會黃父昭廿五。觀經所以待勞。伯勤王者知臣道矣。上以貴說起。倒不殊會。下以功說起。倒無美詞。宰

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嫡。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人臣所明者。義于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于成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成耳。不效于世子。而效于成君。其亦不知命之微哉。

及其大夫荀息

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荀息而歿。其官也。于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從君于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于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歃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

古皆有歃。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齊陽明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晉侯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秋七月
冬大雨雪。見下陽。穀傳。

襄王 十有一年

僖公十一年

孔之取雖重而尊則無常王室之謀雖協而事則當為後世位加世子非人臣之常後世不辭也實非人臣之正

○盟葵丘 再言葵丘 禁明而志喻其美可特紀也。以明禁為主而感喻意亦重。惟感喻乃見明禁之入人心深也。明禁便是桓志因桓志早見于天下。一申五命人便信之。大率是匡世意不必指定尊周。五禁是周盛時之禁出于天子故曰命盡禁言。王禁盡于此矣。點五禁勿漏勿替。翼載事須驗人。見桓非空言務要即此一端必寔落行事可知。人心所以感喻也。此係桓生平盛舉所以為美之大。

△盟葵丘 盟杜丘 僖十五 即人心之萃渙而伯可知矣。以明禁恤患為綱就諸侯感喻見其美就諸侯不協見其息。

盟葵丘 盟踐土 僖廿八 兩紀伯信予其明專封之禁罪其擅封國之權焉。

○盟葵丘 蕭魚襄十一 二伯講信修好見志喻誠感之美焉。

盟葵丘 三卿伐莒 昭十

定儲與專兵兩即事可驗也

針公如齊 經謹朝伯之始憂王道也。

葵丘後伯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自此始。狄滅温奔。

經怨小國失守以義未絕也。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國于温故曰温子主滅譚傳見温無取滅之罪至于國滅身奔亦不幸矣義未絕故存其爵而不名。及荀息 書及 書大夫

聖人取踐言者亦救時之意也。從君子昏自局外之人言當託孤寄命時固不論其君之昏明也不食其言不是硬硬小信正大節至死不渝處聖人取之以為食言者愧耳。

齊許伐北戎 伯王略遠失用兵之道矣。當時狄伐晉滅温楚滅弦圍許患甚于北戎桓舍此而北伐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也。大雨雪。

春秋經傳集解

春晉殺其大夫不鄭父

夏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齊桓公女

胡傳 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為大雪。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微其怠然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于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秋八月大雩 見上陽穀傳後

冬楚人伐黃

左傳 黃人不歸楚 貢楚人伐黃

胡傳 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于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

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夾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閉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讓夷狄安中國之義矣。滅茲滅温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僖公十一年

邑

觀天戒之預知君德不可肆矣。此是夏之八月九月未宜雪而大雨雪見僖肆志已萌而天預為之戒也。後當云使遇災而懼不肆于寵樂豈其復有大雪哉。

莊 會陽穀 直書十策 夫人齊桓公女 內君之會伯不能敬其息者也。

玩傳不能禮佐齊桓云云宜重僖公上以桓業息就中挑發須描寫他末路相率惰偷光景舊主桓賢伯僖賢君總起以俱肆寵樂渾斷以召天戒陳伯耿束之亦可。

再觀天變為德荒之應也。楚人伐黃 書伐

紀遠國被兵見伯王之棄義也。舊說用人之力而棄其難為伯業之息此在情上論不知齊宗諸侯自有安攘大義乃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是無以宗諸侯矣。書法書伐見其以同盟來告且距滅之日久矣。

再觀天變為德荒之應也。楚人伐黃 書伐

春秋卷之十一終

補遺備閣

僖公上

輒 聶北

宋師伐滕宣十

經重恤患討罪皆責其不用力焉。力本有餘乃不速而次力非不足乃不加陳而伐滕俱在稱師上見。

經紀救兵而慢與怯皆譏焉。要知次而救終必能救救而次遂不能救意聖人之情亦不可遺。

兩伯隳安攘經本勢以罪之焉。以安內攘外說力有餘而不速合諸侯而無功。

經于恤患定倫之事皆權以示之焉。下用鄭逆傳權名分之中句兩傳權字俱就書法上論或下用常變對上權正字亦可無王命非王志各挑起書法再序三師再言首止。

經待人有權變不在王命之有無也。城邢 鄭逆僖五 易會說全

經待人有權變不在王命之有無也。

經待人有權變不在王命之有無也。

經待人有權變不在王命之有無也。

經待人有權變不在王命之有無也。

僖公上補遺

無命而予權也有命而貶變也

遷儀 河陽僖廿八

經立自遷自狩之文所以全二伯也

須于立文上生情見聖人曲全處若實講便似城

刑河陽題矣

城刑 沈潰文三

明于權正之義而知師不可輕用矣

城刑 執仲幾定元

予奪恤討之專論其時與地也

上不以王命與師然天子不能正酌其時則救而

存之可也下雖以王事討有罪然執人于天子之

側非其地則其罪不可赦也

城刑 召陵侵定四

權命成功奉命陳功春秋予奪異焉

權自予之者言非桓能權命也

城刑 柏舉定四

經兩予恤患者專與偽非所討也

上重天子不能正下重天王不能達其命

城刑 圍蔡哀元

經美恤患怨復仇而不計其專與暴也

上王命權以予之下天理恕以待之

遷義 遷州來哀二

觀經之書遷有美志義而罪失謀者焉

俱以自遷為交

楚人伐鄭 邢狄伐衛僖十八

浸強仗義之兵經兩變文以待之焉

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以邢狄伐衛而

進之可乎

伐鄭 盟齊僖十九 下易盟宋會宋俱全

經于外發兵好皆有無窮之慮焉

謹漸謹始各有後禍

伐鄭 滅舒蓼宣八

經于外兵謹其浸強而慮其益強也

會中華等事是浸強疆滑納等事是益強楚自改

號若與中國不相干聖人遂示人謹所由來楚自

相攻若與中國不相干聖人遂要人看他當是時

正見是人豈可忽略之人是時豈猶等閒之時

伐鄭 楚子伐鄭宣九

兩同詞以紀外兵謹浸強惡猾夏也

堵敖之世來聘稱人進之也至是書人豈許之乎

歸生之亂伐鄭稱爵予之也。至是書爵。豈予之乎。

伐鄭 吳入州來成七

外勢之盛衰各有其漸焉。

外強之漸。外凌之漸。

伐鄭 長岸昭十七 下易會朱全

經于外兵謹其浸強而見其浸弱焉。

敗偃 敗莒僖元

兩譏望國挫小以君抗伯事而臣昧王事也。

偃之敗以知受哀妻也。賢如僖方望協心于齊以

無忘夾輔之助。何有負于史克之頌。鄆之敗以慶

父也。賢如友方望馳詞于莒以庶幾干壘之化。何

有負于楚丘之上。

敗偃 遂救許僖六 加會釋圍新城全

內君無安攘之誠。伯王得攻恤之義。

既會又敗及攻即移。

敗偃 伐黃僖十一 加會釋盟貫全

虜同會者無安攘之誠。棄同盟者失安攘之義。

既會于偃又敗于偃。是朝同壇坫夕動干戈矣。既

與之盟又不能救。是始資其力終棄其難矣。

敗莒 沙隨襄廿二

內外之失有厚于功臣者有薄于世臣者。

敗莒 大鹵昭元

經于內外挫敵皆律以王者之師焉。

莒狄各喚起接刃以詐勝非王者抑鋒論詞用師

之道毀車以卒戰非王者革車虎賁用師之法

年 城楚丘 召陵

經于伯王封國下敵正其戾王法美其近王事也

楚丘 會首止僖五

經定是非而獨嘉夫合義正名分而獨降夫常尊者

楚丘 盟薄釋僖二十一

經不輕以大權與人欲其奉法而申義也。

俱重大權要發自天子出意上不與諸侯專執責

桓下不與楚專釋責魯收不書桓公不言楚子

楚丘 王所僖二十八

封國非人受觀非地經示正法正本意焉。

檀封國之權遠巡狩之度上正法下正本上惠之

小下禮之變凡筮輔展策命方岳明堂太廟

楚丘 河陽僖二十八

功高而事專者可敗事逆而情順者可原

上惡其專而略之下原其忠而全之道義忠恕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僖公上補遺

邑名

楚丘 敗殺僖三十三

經于專封貪利者皆正法以罪之也

木瓜美相而此畧之雖一衛受忘亡之賜安可贖
周室不聞之罪秦誓美穆而此狄之雖悔于既敗
之後孰若慎于誓言之始

楚丘 汝隨不見成十六

經重道義故不縱大權不諱大辱也

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春秋伸道不伸利
榮義不榮勢

楚丘 城杞策二十九

兩譏與役以專大權昧大本也

上不稟周命下不恤周闕漕邑處而載馳賦楚官
作而木瓜咏九族棄而葛藟與母家成而揚水刺
總是一尊王

楚丘 大鹵昭元

經于專封而律以王法于詐戰而律以王師

上以詩美木瓜起下以詩美六月起

楚丘 至自晉昭十六

內外處困而自強與自棄者異焉

下陽 伐黃僖十一 易盟貫全

謀國保小之失皆由忽善言也

虞忽之奇唇齒之言桓忽敬仲遠近之言

下陽 滅巢昭二十四 加執虞入到全

危亡有階于一邑者虞楚其鑒已

宮之奇知虞之不臘沈尹戌為亡郢之始

下陽 執虞 侵蔡獲 貞伐鄭襄十八

違忠言以啟禍虞與鄭其明鑒已

上貪利忽宮之奇唇亡齒寒之諫下失謀昧子產

文德武功之論

盟貫 伐楚救江文三

以用兵之法律二伯而得失分矣

其為犄角獨遣一軍就用兵上分得失

盟貫 侵崇宣元

結與國以制勝者其慮周攻與國以求成者其謀逆

江黃楚東方與國慮周而義著崇在西土秦所與

謀迂而逆見上與武王伐紂同下與處父救江異

盟貫 楚子伐宋 宣十三 易宋師伐陳全

結所與以服外者其慮周攻所與以致寇者其策失

盟貫 秦狄伐晉成九

經許結遠惡秦辨一以王師權之也

水火相濟

以牧野作合。古稱牧野誓師。遠及彭濮。于齊再觀之。古稱牧野除殘。彭濮皆與于秦安似之。

盟貫。戍陳襄五。上比借伐黃傳。

二伯之結遠。恤小皆重賢臣之憂也。

管仲憂齊。不救江黃。則慮無以宗諸侯。范宣憂晉不能保陳。則嘆我喪陳。

年。三不雨。六月雨。陽穀傳十一。大雩。

君心有勤怠。而休咎應之矣。

三時之旱。僖日焦勞。何其勤也。乃休徵應而雨。陽穀之會。僖肆寵樂。何其怠也。乃咎徵應而大雩。

六月雨。大雨雹。昭三。

天道之休咎。人為之感也。

六月雨。陳災。昭九。

經兩紀事。有著同民之道。得公世之心焉。

懼天災。恤民隱。歸民心。合天德。君國子民。典滅繼絕。

陽穀。盟首止。僖五。

經于伯主。善其結遠之謀。美其正倫之信焉。

陽穀定謀。至江黃。伐陳而犄角。驗矣。首止明倫。觀葵丘初命。而翼戴信矣。

陽穀。陽穀僖十一。加伐楚伐黃全。

經兩紀好。而見伯謀之善。伯業之息焉。

桓盛時。江黃亦來聽命。謀善矣。故伐楚而不戰。及衰時。賢如僖。亦與寵樂業息矣。故伐黃而不戰。

年。遂伐楚。入曹執弮。僖廿八。

經紀伯兵有責其專。以攘外者有責其諱。以致外者

俱有孟子語。國雖可伐。必待天吏之兵。諸侯雖可誅。必待王者之教。下比姑重致楚說。方有情。

次陘。于師召陵。城濮。僖廿。加伐楚去于。

二伯攘外原志。而序其績。誅意而畧其功。

善桓之志。在不戰。故序其績。誅文之意。在挑戰。故畧其功。或以尊周挑楚。立說次陘。三比序績。正與下所書如此。其畧相對。

伐楚次陘。河陽。僖廿八。

經于二伯。兵專者善其志。迹逆者原其情。

重志字情字。上以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起下以仲尼曰。召君不可訓。起。

次陘。書救成六。

經于服敵全師者。皆志在不戰也。

遂伐楚。大鹵。昭元。

僖公上補遺

邑奎樓

兩譏伯兵攘外以其專王命非王師也
各以宜攘斥起楚自西周已勤南征之旅桓何不
比昭王九伐之法狄自西周已勤北伐之師吳何
不比宣王六月之績

伐楚 召陵侵定四

經于伯討不廢專命之績深陋有命其師

雖專命竟收帖楚之績雖請命卒以討楚之功

伐楚次 召陵 柏舉 入郢定四

春秋專王與奉天而功過善惡定矣

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聖人心無毀譽

于師召陵 宜申獻僖二十一

經有子伯主之級乎外者有責望國之角于外者

上以楚服義起歸重相待以禮下以楚裔魯起歸

重魯不能申義

于師 椒聘文九

經嘉服義進慕義者皆不以楚掩也

上不稱使而稱名氏下君書爵臣書名而稱使

召陵 滅蕭宣十二

經于二伯子柔強而惡覆小焉

下傳驕暴及三王罪人等語正與上相反各以勢

強起上可進于王下不足于伯

召陵 滅甲氏宣十六

子柔遠而惡殄類以王事論也

專命獻俘可點入晉景士會

完盟 札聘襄二十九

經于講信者嘉其服義于讓國者譏其過中焉

召陵 大鹵昭元

經紀兵信美其近王事譏其非王師也

上以禮下敵近于文王三旬之格下以詐勝敵戾

于宣王六月之師

召陵 召陵侵定四

經于伯王攘外美其近王事陋其陳王命也

上重發師強敵服起下重發請命合諸侯起

召陵 柏舉定四

經樂與善序帖外者之績取恤患者之功

俱有與善句齊禮楚而序其績吳從蔡而取其功

江黃伐 盟葵丘僖九 加陽穀會首止全

伯王攘外尊王之美兩因事而可驗焉

此樣題不宜坐實講須挑剔驗意自為犄角之勢

明矣翼戴襄王之事信矣明字信字要喚醒

資遠之與從外于兵信可驗也。何以知江黃與謀即伐陳之從兵。而知特角之勢明矣。何以知蔡之從楚。即新城不與盟。而知果有背華之實矣。

江黃伐 三卿伐曹昭十

兩於伐國得資遠專兵之驗焉

驗伯謀之善驗內卿之專合下傳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公至伐楚 公至伐秦成十三

兩紀內君之返國無非為大防大分計也

正彛夏之防予齊桓存君臣之分譏列國

侵陳 狄侵衛僖十三 下易楚人伐黃全

伯之不進于王量與誠不足也

上從楚方二字見度量不可滿假下從然後二字見行業不可怠荒成湯勝夏伯益戒舜

侵陳 敖救徐僖十五 加執伐陳世丘次匡

伯德之漸衰量與誠不足也

王者有量故居功不驕成湯勝夏曰慄慄危懼桓之量何如蓋不待葵丘既盟有以知德之衰矣王

者有誠故終事不怠伯益戒舜曰無怠無荒桓之誠何如蓋自伐黃不救有以知德益衰矣驕則必怠病每相因可以此意作結

侵陳 江黃伐全圖曹僖十九

二伯之討貳皆昧于自反也

德之衰心之失上成功之後重驕字量淺而器不宏下圖治之始重急字欲速而見小利俱是不自反但上自政教看得當自反下自口血未乾看得當自反仁智字不必用蓋上傳多反敬句也

侵陳 會孟執伐僖二十一

經兩紀兵好皆責其不能自反也

侵陳 入曹執昇僖廿八

二伯之虐小德衰而道存矣 此題有以驕暴比者又有重德衰心譎為持勝制勝之非道總不如以歉于德悖于道分為要上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下未狎晉政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

侵陳 盾免侵宣六

二伯以兵討貳皆昧于自反者也 各有自反意齊無容人之量晉失主盟之道

侵陳 盾免侵宣六

各有自反意齊無容人之量晉失主盟之道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侵陳 刑丘襄八

不反已而責人者可罪不自為政而委人者可罪

驕溢姑息成湯周公

侵陳 札聘襄二十九

不能持勝者律以王德不能達節者律以聖道

上周公成湯下季歷武王

侵陳 大鹵昭元

兩譏伯兵以其非王德非王師也

周公東征直王北伐

侵陳 會平丘昭十三

二伯失反已服人之道而德業皆壞矣

上政教所致又不自反而尤人下崇侈所致又不

務德而矜威齊桓管仲晉昭叔向

侵陳 召陵侵

功成失于驕者可譏義正隲于利者可貶

會首止 滅項僖十七

尊君抑臣之旨天下與國一焉

上在班序之禮說下在隱諱之禮說

會首止 五國伐齊僖十八

通王志而正倫者可予狗伯命而索倫者可罪

王以愛易鄭桓裁命以翼之齊以少奪長宋不能裁義以奉之

會首止 會葵丘 踐土僖廿 河陽

經重太倫辨尊卑以定之正名實以存之

上尊君抑臣以定尊卑下尊王全伯以存名實

會首止 踐土僖廿八

經于二伯信好兩致詞以尊君焉

上以世子陵諸侯抗起下以周室弱晉伯強起重

書法作名實權以分義對殊詞以明嗣君之尊諱

詞以全大君之尊俱見聖人一段苦心

會首止 會葵丘 會溫 河陽僖廿八

春秋紀事有尊君而抑臣者有尊王而全伯者

會首止 單伯至文十 加盟首止意如王全

經尊王儲貴命卿故紀之有殊詞焉

會首止 猶繹宣入

因講好而示尊君之義因舉祀而示馭臣之心

俱是垂法後世為臣尊君為君寵

會首止 秦人伐晉宣十五

經權大義兩予夫裁命者焉

齊桓裁君命魏顆裁父命

春秋左傳句解

經示尊王扶伯之意道其常也

抑臣以尊君使上有常尊而下不敢抗抑委以扶伯使內有常治而外不敢橫上是及以會下是會而及傳中天地冠履字可對

首止 首止 葵丘 僖九

經詳伯王會盟大定倫明禁之功也

孔子稱一匡之烈孟子載五命之辭

盟首止 會葵丘 僖九

伯王以禮義裁王命兩有可嘉也

上此借鄭逃傳主義裁王命下此指下拜事禮裁王命俱是齊桓

首止 首止 伐鄭 伐鄭 襄十一

兩美伯功以其尊王而攘外也

桓謀定儲成一匡之業悼謀傲楚成三駕之功

盟首止 盟宋 襄二十七

復詞以紀事而正倫謹防之意見矣

盟首止 盟平丘 昭十三

復詞以紀信好見于美定倫貶於威者焉

鄭逃 會葵丘 僖九

昧義徇命者貳國之非知禮裁命者伯王之善

撫汝之命鄭不以義裁而逃歸下勞之命桓能以禮裁而下拜

鄭逃 河陽 僖廿八 加會首止會溫 全

經兩于君臣之變酌之義與情焉

鄭逃 陳逃 襄七

經兩責皆伯者為大倫大分計也

俱逃義不可分皆義背德周公之召二慶之告

會首止借鄭逃傳 札聘 襄二十九

聖人貴中道故予定儲而貶讓國焉

本傳變而不失其中就書法說下傳過而不得其中就札說不可以此二句對然中字亦可合上非

天王之志重義字以雖衰世之事反起下是父兄之志重時字以有補衰世反起賢守常聖盡變大

舜湯武賢守節聖達節季歷武王俱是確對

鄭逃 札聘 襄二十九

狗君命與違父命皆變而失其中焉

諸侯行匹夫之事賢知狗匹夫之節俱失中

執虞公 襄歸 僖二十八

春秋正義有責因利而失國者有責因利而得國者

遂救許，伐黃。僖十一年，兩以義衡伯王其得失相去遠矣。得分災救急之義，失救患分災之義。下更歷三時，正與即移相反。

圍許救，伐宋，圍緡。僖二十三年

以義律用兵者而得其善惡之尤焉。

上善之尤，下尤義所不得為。

圍新城，宋師伐滕。宣十

兵力有不盡用，不宜用者而得失見矣。

力不盡用于討罪，力不移用于討賊，一予一譏。

齊母，邢丘。襄八

紀二伯之好，予其忠于王，儉于國也。

桓命諸侯，官受方物，通王之貢，悼節諸侯，改命朝聘，儉而有禮。

聘，儉而有禮。

如晉至河，復昭二

經于自屈，妄動者知六節之宜謹矣。

以舉動人君之大節合，上始而逃歸，終則乞盟，下

失禮而妄動，無故而輕復。

致夫人，躋，僖公文二

經兩譏內祀，嫡妾君臣之分正矣。

禘，太廟，四下郊，襄三十一

經兩譏內祀而享親，享帝皆僭矣。

軌，會葵丘，踐土。僖二十八

經紀信好，抑臣以謹禮，尊君以全名。

下拜登受，出入三觀，俱點起。

會葵丘，河陽。僖二十八

宰臣與好，經以常詞，抑之伯王致王，經以婉詞，存之。

會葵丘，翟泉。僖二十九

經紀信好，有予明分而譏瀆分者焉。

盟葵丘，盟新城。文十四

翼儲與從外，皆即事可驗也。

盟葵丘，馬陵。成七

信講于尊王，而人心喻，信講于病外，而人心協。

盟葵丘，取郟。昭元

攷兵信之事，而正倫與崇惡之實驗矣。

觀初命之詞，則翼戴之事驗矣。觀訶魯之詞，則與

立之事信矣。

盟葵丘，叔弓如晉。昭八，下借會平丘。傳

明禁而致人喻者，可美崇後而啓人貳者，可譏。

盟葵丘，盟平丘。昭十三

大意全上大美大惡五禁五不聽

盟葵丘 陸費定十二

因明禁而驗翼儲之美因革僭而驗越禮之非

軋 伐黃 滅黃僖十二

經紀小國被兵而棄命與守禮咸見矣

伐黃 赦救徐僖十五

經以安攘望伯玉而責其業忘志息焉

遠齊近楚者黃也桓宜救不救忘敬仲之言遠楚

近齊者徐也桓宜速救而緩忘伯益之戒

伐黃 入涓僖三十三

二君之棄義徇利遺忠言也

盟貫時管敬仲已料有今日之師桓若罔聞卒之

黃有三時之伐齊無一旅之援襲鄭時蹇大夫已

哭貽後日之悔穆若弗知卒之秦有三百之乘鄭

脩一夕之衛

伐黃 蕭魚襄十一 下易盟戲全

忽善言而棄義者可譏從善言而成功者可予

桓不聽管仲而與盟卒棄黃而不救悼能聽知武

而不戰卒致楚不敢爭

